

城

中

蔡紹鈞著

# 中 城

著 鈞 紹 葉

1926

---

店 書 明 開



## 病夫



(南)

薛振之走上扶梯，踏着鋪得極平貼的柔軟的襪毯，腳裏覺得有點沈重，舉一步似乎要費十分的力氣。他無意識地把草帽除下，一手從袴袋裏摸出一塊手巾來拂拭額上的汗。

突然的一念在他腦際閃着：「又來到這可厭的地方！這是疾病的地方，牢獄似的地方，死氣沈沈的地方！」他這樣想，腳更見得沈重了，扶着欄干暫且不走，只迷糊地悵悵着。自入今春以來，他的身體就不很健旺。不健旺的由來是沒有顯明的痕跡的。偶然有幾回鼻子塞了，鼻水流了，他也並不在意。直到寓所裏的老媽子驚異起來，說「先生本來吃三盤飯的，爲什麼現在一盤也吃不到了！」他才想起自己的食量不如從前了，因而對

於身體的情況加以注意。不好的病狀便跟着來了。晚上睡在被窩裏，他自覺周身焦熱，皮膚異常乾燥。半夜醒來，却又遍體是冷汗，手指按着，覺得黏黏的。一會兒，汗又乾了，依然是焦熱且乾燥，從此再也不能入睡了。轉瞬遷延，捱到天明，便得救似地趕忙起身，但一天的不爽快也與躺着待天明一般，實在不是容易擔當的事。

他不向誰說起這些，照舊到編輯部去做他的工作。

昨天下午，他從編輯部散出，同一個姓陸的朋友一起走。經過一個醫生的家屋時，他可憐地說道，「請你先走罷，我要找這位醫生去。」

「什麼？有什麼不舒服麼？」

「沒有什麼，只覺得這幾天困乏得很。恐怕將要引起什麼病症，所以去請他檢驗一下。」他的臉上露着似乎暇豫的微笑。

這分明不願意承認身上有什麼病，所以把已覺察的病狀也抹過了。但是從他這勉強的微笑裏，已可窺見他心裏怎樣地憂慮了。

「我也沒事，陪你進去。」

兩人便去叩醫生的門。

振之的衣襟解開了，前胸部完全裸露。蒼白的皮膚緊包着裏面的骨髒，令人想起學校裏的蠟模型。頸的兩側深深地陷落，彷彿兩個可怕的坑；胸部扁平，彷彿沒有肺臟藏在裏邊；都使人起悶悒不安的感覺。

醫生把聽診器的皮管插進耳朵，沈靜地聽察振之的肺的各部。他教他咳嗽，教他深呼吸，振之一一依着做了；他的眼睛只是注視着醫生的臉，希望得一點急欲知道的消息，正像待赦的罪犯，只等「你被赦了」四個字從對方面的嘴裏漏出來。可是醫生的臉永久是理智的；他表示對於主顧的敬意常帶着笑容，不論在詢問或診察或判斷的時候總是這副笑容；至於要從他的臉上得點消息，那是無望的。他聽罷了肺部，又聽他的心臟，又敲擊他的肋骨，聽發出的是什麼聲音；又叫他躺在一個榻上，徐徐舉起他的大腿，問他可有什麼地方覺得痛楚；又用小槌子擊他的膝蓋骨，看小腿的無意識的反射運動。

「請寬坐罷，」醫生診察完畢，很恭敬地向振之說，一手指着靠牆的椅子。

振之扣上他的衣服，却再也耐不住了，忽急地問：「先生看我的內臟有沒有毛病？」

「沒有什麼毛病，只是……」

「只是什麼？」他差不多整個身心都凝定了，專等那醫生隨後的答復。

「只是右面的肺略微弱一點。」

「是肺病麼？」他的聲音有點顫抖了。

「不是肺病，但是這樣的肺有肺病的可能就是了。我聽了先生剛才所說的那些病狀，又檢查了先生的身體，知道先生的病就是衰弱。最好多多休養，有個適宜的地方住下，病自會好起來的；藥物只能幫助一些罷了。」醫生忽然有所領悟的樣子，接着說，「我們爲着職業，就不能事事如意了；先生所辦的事又是十分辛苦的！這裏地方也太壞，都市的濁氣專替人家釀病！」

醫生的話激動了振之舊蓄的憤慨，他扣好了衣服，坐上靠牆的椅子，歎息着說，「不

見一棵草，不見一隻蝴蝶，這成個什麼生活！活吃的是煤屑和灰沙，聞的是機器油的惡臭，當然是住在釀病的廠場裏了！更有種種的色彩和音響，刺激着我們的官覺，我們的身心怎得不由麻木而終於衰弱！但是，先生說這裏地方太壞，這裏真完全是壞的地方麼？我們如果往西走去，不要十里路，就看見濃綠的密林，中間藏着美術的別墅。在那邊常年有花的笑靨和鳥的歌聲；又有噴泉的激濺，正像深山的瀑布。一切的喧聲吹不到那邊，就是少女的低吟也可以清楚地聽見。那真是可愛的地方，只是我們沒有在那裏住下的分兒罷了。同一的所在，我們在這裏豫備着生病，別墅裏的主人却在那邊享清閒之福，這怎不使人憤憤！我們只差一點，只差在不會打一道圍牆把方方的地皮圍了起來；除此之外，更有別的理由說我們應當沒有分兒麼！

醫生順着振之的意思，點頭道：「當然沒有別的理由。」他又改換論點道：「現在先配一點藥水給先生吃，希望把每晚的發熱治好了。裏邊還有一種強心劑，好使先生的困乏減輕一點。」

「是，是，」振之剛才似乎很興奮，此刻却又是頹然無力的樣子，發音也低微了。他摸出皮夾子來，檢出一張鈔票，躊躇地找那適宜的雅致的安放牠的地方。隨後不自然地站起來，走到醫生的診桌旁邊，把牠揣在一個雜件盤裏，吞吞吐吐地說，「一點醫費，請收納了。」

醫生同他約定了待一會兒派人來取藥水，他就同陸君辭出。第一聲就疑猜地問道，「他或者當着我的面不肯實說罷？其實我不怕，一點也不怕，就是真個患了肺病，我還是現在這樣子。」他說時，向陸君勉強地慘笑。

陸君久久不會開口，正在凝想這一點，同情的傷感充溢於心，彷彿失去了什麼的樣子。他想：「像薛君這樣的體格，顯然是個肺病者的模型。醫生未必說的實話，看他可憐，就用輕描淡寫的話安慰他了。況且我們這職業照例是容易染這個病的。」他又想到驅迫着人們趨向於危病的勢力，想到窄隘且陰暗的里弄和彷彿豬圈的屋舍；舉頭望空際，慘淡的，全是灰色的領土；就覺得世間沒有一些東西是合理的。及到聽了振之的問話，他

又一閃地想：「我就是這麼揣想着，十分之七八，他說的不是實話。」但是他故意回答道：「沒有的事，你不要疑心。」隨後就沒得說了，不應於心的話原是很難設想的。

兩人默默地走着，車馬的喧擾於他們好像無所有似的。約有三四分鐘光景，振之突然牽住陸君的衣袖說，「費你的心……」

陸君的無所集注的浮慮被打破了，側首問，「什麼？」

「費你的心，明天順便去訪問那醫生，我們大家本來熟的，他不至於疑心你的訪問有什麼特別的作用。你就乘機問他，我的病到了什麼程度？究竟要緊不要緊？最要緊的一句，究竟是肺病不是？你千萬不要說是我託你問的，只說隨便問罷了。其實他就是當面對我說這是肺病，我也不至於驚駭到萬分的。」他又慘然地笑了。

陸君當然答應了他；同時辨知這幾句話裏邊含着無限的酸苦的味道，就覺得呼吸有點急促，脈搏也不自禁地增強起來了。他心想這恐怕不待問詢的了；隱見一個人坐在快要融解的冰塊上，他却還在那裏問「我所坐的不是冰塊罷？」這是何等悽心的事啊！

振之回到寓所，走上樓梯，取出鎖鑰來開那扇白木的門。門呀……地開了，他所有的世界便完全顯現。靠右牆是一個牀鋪，白色的被帳成爲灰色的了。牀下可以看見一個破的籐箱。對面是一個紅釉的書架子，堆着一些書籍雜誌。沿窗一張方桌子，筆，硯，盃，書本，紙張，乃至煤油爐，洗面盆，都要在上面佔一個位置，再沒有空隙可以留出來了。對桌子是一張籐椅子，牠的靠背已經折斷了，這可見牠的主人困倦的時候常把牠當作臥榻用的。此外沒有別的東西了；然而絕不覺得寬空，若是要在裏邊迴旋，不消兩步就得轉身了。牆上掛着四條石印的劉石庵的屏條，枯焦的紙色倒與溼痕斑駁的牆壁很相調和，旁邊用畫圖釘釘着兩張褪了色的紅楓葉，還是去秋振之游蘇州天平山時檢回來的。

一種悶鬱霉蒸的氣味直刺他的嗅官，使他急於去開那兩扇僅有的窗。熱風隨即吹送進來，帶着許多的煤屑，打在臉上頗覺得不好過。他看桌面時，一切器物都勻地鋪上一層煤屑了。原來前面偏左是一家洗衣作，轟起的烟窗裏不息地噴出煤烟來；這兩扇窗開的縫很闊，木板上又有好幾條裂縫，煤屑就隨時可以飛進來了。

這時候他起一種照例的厭惡之心，無聲息地歎了口氣；這是他的習慣如此，就是歎出聲息來，又有誰聽他的呢！他把手巾在桌面和椅子上約略揮了幾下，就頹然坐了下來，好似乏力的耕牛倒在地上。

「這算什麼生活！不要論什麼高的深的，總要覺得牠是安定的可以自慰的，過下去才有點意味。現在這樣，如在夢幻裏，如在雲霧裏，這個我被牽掣着，被播弄着，只差個清醒自主安穩站定的時候。人能永遠在擾攘紛亂的旅程中過的麼？而我正就是這樣的旅程中的客人，此刻又來落這不可堪的客店了！」

他無聊地拿起桌子上一面小的橢圓鏡，照見自己的臉，覺得實在難看：「顴骨高得更厲害了，眼睛這樣地沒有神，皮膚的底層竟全換了灰白的色素了！」他又看到久未修剪的頭髮，前四天的早上，他從裏邊檢出好些白髮來，「早衰如此，真可歎恨！只有三十二歲呢！三十二歲的生活，有幾天是在軌道上好好兒走的！照現在這病看來，知道後此再有多少歲數！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說不定也許是百分之一！上軌道麼？恐怕只能想想罷了！」

死原沒有什麼可怕，只是……」他不能清楚地想了，好似有許多鋒利多刺的東西向他的腦子擠來，一陣暈眩，就仰靠在椅子背上。

房東家的老媽子送上晚飯來，他勉強喫了半碗，就算數了。風吹着已點上的煤油燈，使火燄上下不定，又播送那煤油的難堪的氣味。小蟲飛於空際，發出悉利的音響，有時突然撲到燈罩上去，有時碰着他的臉。他不能做什麼，只是躺在那裏思慮他將來的命運，同時體驗那焦辣辣的熱重又來侵襲他的全身的况味。

那時候四面隣舍都有聲音了。對面偏右住着一家日本，節奏單簡的「大正琴」彈起來了，接着就是女人的歌聲。她的聲音似乎求愛，又似乎催眠，軟軟地搖曳不絕。西面一家正在打個女孩子，那個盛氣的母親儘問着：「你再敢麼？你再敢麼？」而那女孩子只是死哭，甚至於屯屯地頓足。東面一家住着幾個廣東的商人，他們因為業務上的關係，在那裏練習普通話，所念的大概是什麼國語教科書，只聽「今天，明天，後天，大後天……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這是一本書，那是一枝筆……此外還有洗衣作裏的擣

衣聲，寧波女人嗚嗚的歌聲，遠遠的新生嬰兒的啼哭聲，雜然並作，各不相應。

他悽然自思：「他們自有他們的工作，自有他們的興趣；便是那個打女兒的母親，也自有她的勁兒，絕不覺得她所做的是無意味的。只有我，一切覺得無味，又沒一個伴侶，枯燥到極點了。他們這麼唱着打着，固然沒有故意向我表示驕傲的意思，我可不能不憎惡他們。他們是渾然的豬是蠢然的狗！得到一點殘餘的粗食，就得意地發出醜惡的嗚聲來了。」

他想到這裏，頗有點憤怒，周身更覺不舒服了，彷彿體內的焦熱化爲多枝小箭在那裏放射出來，而前額的部分尤其放射得多。他想，「抵制那些豬狗的方法只有入睡；況且不睡又期待什麼呢？」便拿起桌子上的藥水瓶，上下搖盪，預備量着服下。他又想，「這麼一點淡黃色的藥水就能醫我的病麼？倘若我真是那個病，還用得到什麼藥水麼！喫牠實是大愚，何必自己騙自己呢？」於是重又把那個瓶子擺在桌子上。

他近乎昏沈的樣子，四圍的東西都微茫了。只看見他自己的肺爛到不成樣子，正像

小水果舖子裏攤着賤賣的爛桃子。電影似的一閃，眼前的景象變換了，見一副灰白的枯骨，散亂地埋在土泥之中；他明知這副枯骨是他的。景象又變換了，他看見他的靈魂被颶風吹散，片片屑屑隨風飛舞；風愈急了，那些片和屑更被肢解，微細，微細，至於不復有質量，而風仍舊鼓盪不息。

半夜時他在牀上醒來了，覺得胸部背部全被着黏濕的冷汗，頭裏岑岑地作痛。原來他經過了一陣幻想之後，便夢游病似地起來關了窗，息了燈，解了衣服睡下。內外轉側，只是睡不着，剛才的幾種幻景更番在眼前亂晃。周身的發燒更厲害了，似乎被圍在許多燒紅的火爐中間；可是皮膚依舊有寒覺，須得把棉被緊緊地裹着。直到四隣全沒有聲息，街上昏暗的電燈轉為雪亮的時候，他方朦朧入睡。距離現在醒來，至多也不過兩三點鐘罷了。

一個重要的記憶壓在他的心頭，使他一醒就想：「醫生說的不是實話罷？已託陸君去探聽了，他總可以得到確實的消息。恨不得立即找陸君去！」循環往復的，只是這些念

頭。冷汗又乾了；身體還是發燒，不過較睡前降低了一點。

淡藍色的晨光從窗外透進來，他張着倦眼看時，覺得說不出地可愛。他想，「這顏色與故鄉的湖面差不多，恬靜而優美，在我現在這境界裏，幾乎是不可即的靈境了。」於是，他懷念起故鄉來了。他想到那一碧無際的秧田，在那邊新的蛙兒不思慮地叫着，蜻蜓、蚱蜢等隨意地飛着跳着。又想到湖邊的那片草場，數株古老的銀杏樹正好是遮陽的幕帳，在下面常有漁夫坐着，下罾取魚。又想到那沿河的街道和橋頭的市集，不論在晨晚或午晝，總是籠罩着一種寧靜的氣象，擠擠的關鬧的事物是永不會遇見的。又想到那些居民，造櫓的執着斧頭曼聲而歌，紡紗的搖着紡車講些東村西港的閒事；花船到了，大家聚集埠頭，買一兩盆草花回去；晴明的日子，有些人帶着所蓄的繡眼畫眉等，到湖邊銀杏樹下去游憩，逗引鳥兒們高興地叫；他們雖是似乎簡單一點，但也謝絕了煩悶的苦味。他覺得故鄉色色可愛，彷彿是個早經密戀而離處已久的情人，只想趕即重行投入她的懷中去。

「阿，故鄉，我渴念你呢！」

隨後便浮游恍惚地想，怎樣回到故鄉去養病，怎樣維持生計，怎樣布置一所閒雅舒適的居屋，怎樣過儉約而有味的的生活，怎樣進行自己樂爲的事業。這正像個集合許多的經驗而成的夢，在夢中看來，只覺得全是現實，足以欣慰。於是他看着窗上的晨光而微笑。

這時候熱勢是全退了，頭痛也不大覺得，似乎與健康的人沒甚相差。他想，「我爲什麼要這樣過慮，醫生未必是騙我呢。若是肺病，那還了得，決沒有現在這樣輕鬆的。我又從什麼地方去染到肺病呢？總之，衰弱是有的，以後應當注意於這一點。隨時隨地須要心地舒快，不要憂悶，那才是最要緊的。藥物的幫助當然也不可少……」

他想到這裏，便起來把昨晚預備着的冷開水在煤油爐上弄溫了，重又搖盪那個藥水瓶子，倒出一份的藥水來服下。

進早餐的時候，他覺得喫的東西沒有一點好的味道，便又悶悶自想，「究竟與健康的人在相隔的兩岸了！」走到編輯部去時，兩腿僵僵的，膝際又幾乎馬上要折斷的樣子，他勉力舉步，不到十分鐘光景，全身都作酸痛了。現在他要上這級數極多的轉折扶梯，更

是艱難的功課，所以只得在半中站着歇歇力。

振之坐在自己的坐位上時，兩手撐在桌上，急促地喘着氣。四顧室內，三四十個同事都已到了，大家正在工作。有幾個翻檢很高的一堆書籍，微蹙的眉頭，深沈的目光，似乎要從細碎的沙礫裏揀出金屑來。有幾個支着額頰，望着承塵，在那裏構思，頗有點著作家通有的一種風度。有幾個微側着頭，右手執着筆不住地寫，彷彿那結構完成的最好的思想快要汎溢出來了，不得不趕速把牠盛在紙面上。他們不覺得自身以外還有別人在那裏，理智的面孔，輕輕的動作，造成一種充塞全室的淒寂的氣象。振之的到來，當然於他們如無事，只像一滴水加入那沈默的海裏去罷了。

他開着抽屜，取出待續的稿子來，不自禁地又是一陣煩悶：「寫不完的這東西！沒趣味的這東西！沒意思的這東西！」隨即癩癩地磨起墨來。

他所寫的是一種關於學生修養的書，凡有這一類的常識都得包納在裏邊這並非是他願意做這樣一本書，以為這是非做不可的，不過編輯部教他做這樣一本書罷了。在編輯部方面，也並非因為學生們正缺少這樣一種必需的糧食，所以趕緊製造出來供應他們的需求，只不過聽着教師們的歎息，「學生愈不成樣子了！現在正缺乏一種修養的書籍，結他們看，讓他們做一點省克的工夫，」引起了熾盛的企業心，以為這一本書非出不可罷了。

他寫這本書有六七個月了。坐上坐位就是寫，鐘點到了，便停筆站起來，也不管一節沒有寫完或者一句沒有寫完。這差不多每天在編輯部的一段時間，他的腦和手都讓給那種企業心去支配着，全不屬於他自己。他常常怪異這一種情形：雖然經見得長久了，總不能認為當然，因而減輕那怪異的程度。他這樣想：「著作的事業也同木工製器具泥工造房屋一樣的麼？他們只要動手，便一天有一天的成績。著作也是只要動筆就會有成績的麼？然而在這室內的，人人動筆，天天動筆，竟像是許多不竭的泉源，這豈不是病變

的情狀麼？而我自己也就是許多泉源中的一個，今天流，明天流，無意識地流出來，也不知流到何年何月才歇。」

有時他看看自己所寫的實在不成樣子，一點好的意思也沒有，只是把那些現成的陳舊的常識堆疊在裏邊，便想把牠完全塗抹了。「這不是我寫完了便沒事的人家方將把牠作爲材料而消耗研索的心力在上邊呢！這是值得研索的麼？對於人家有一毫的幫助麼？簡直沒有！這就差不多欺騙人家了！不能幫助人家倒也罷了，怎麼還敢欺騙人家！」他這樣想時，就沒有續寫下去的忍耐了。遲疑了好久，那種媿懣的情緒慢慢地淡薄了；心想如要另起爐竈，那是很費事的，況且編輯部所希望的便是這樣一本書：於是重又編寫下去，不復想把牠毀掉。這樣的反復也不止一次，到現在十分之七八是成功了，再隔兩個月工夫，就可以全部完畢。

在最近的十幾天內，他作工很有點改易常度。心思不能集中，一個意思想了半天，還是想不清楚，不能就把牠寫下來。下筆又往往寫成累句成譌字，隨後檢出，自己也覺得奇

怪。頭腦的昏痕和筋骨的酸痛環攻着他，幾如身被重械的罪犯，——可是還要被迫着勉強去做那苦工！

他開始續寫了五六行，覺得實在沒有勁兒再寫下去，連回上去復看也是不高興，只呆呆地對着窗外塵灰飛舞的晴光。街上的車聲和遠處工廠裏的機器聲激動他的耳膜，由頭部而周身，都是麻麻的，似乎要頹然塌下的樣子。

他忽然想起了那件事，便走到陸君的背後，輕輕問道，「已代我去探聽過了麼？」

陸君方凝着神寫什麼文字，至此頓了一頓，才把回答的意思想起來；說道，「我原對你說不要疑心，肺病是沒有的事。剛才走過醫生的門首，乘便進去坐坐，無意中就向他探聽你的消息。果然，他說你只不過衰弱罷了，肺病是沒有的。」便握着振之的手安慰他說，「現在你可以放心了。好好地休養，回復康健是很快的。」

「真的麼？」

「自然真的，」陸君微微笑着，隨即拿起筆幹來。

振之不好再問，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坐位。疑揣的枝蔓又引起了，他想：「也許他也是假話罷？不然，爲什麼要頓了一頓回答？問他真的麼，又爲什麼要笑着說白然真的？這固是人之常情，遇到可怕的消息就替人家隱瞞起來。可是我並不感謝他，我要知道確實的消息呢！」這似乎陸君的說謊是確然無疑的了，因而他的病是肺病也就確然無疑。他駭怕地想：「今天比昨天更厲害了，昨天還沒有這樣困頓。若不是可怕的病症，決不至於這樣急進的。半年或三四個月也說不定！三十天二十天也說不定！總之，結束的時期近了！」於是腐爛的肺灰白的骨骼那些幻象又在面前閃現着，使他低下頭來，伏在臂上，似乎想避開鬼魅的樣子。

一縷悲酸蟠曲於心頭，似乎快要哭出來了，可是眼眶裏並沒有眼淚。本來他也沒有可以對着滴淚的人。他不歡喜交游，寓所裏從沒來過一個客，他去訪問人家的事也是絕無。在編輯部的同事，大半只知姓名，不會通過一語。誰是長的，誰是短的，誰是胖的，誰是瘦的，總算彼此認知；但是誰也不知誰的心。這怎麼配對着滴淚呢？只有陸君兩年前會同租

一個寓所住下，晨夕共話，彼此可以了解一點。去年陸君接了家眷出來，另外租着房子，就此分開住了。接談的機會不比以前那樣多，就覺得有點兒生分了。

忽然覺得有人點他的肩膀，而且喚他的名字，擡頭看時，原來是那位主任先生。他常常覺着那主任先生的狀貌有點可厭，但是也說不出所以然之故；彷彿以爲他那額角不應該突得這麼出，眼睛不應該陷得這麼深，眼鏡大得太奇怪了，鬚鬚捻得太不自然。有時同他對面相值，他故作低頭沈思的樣子，兩人的眼光不相接觸，就省了一回虛示敬意的招呼。

此刻他惘然地站起來，不知怎樣才是，正像從夢中突然被喚醒的樣子。

主任先生以他處理業務的經心的態度問道，「先生編的那本書快要完工罷？」

振之隨手翻着桌子上的一疊稿子，沒勁地說，「再有十分之二三，至多兩個月，可以完工了。」

主任先生的眉頭皺起來了，便更見得眼睛的深陷。他遲疑了一會，憾惜的聲氣說道，

「這不大好。我們這本書，預備暑假過後給學校裏採用的，須在本月內完工，方來得及排校印刷。可否請先生趕一趕？」

善感的振之聽了這話，便覺得萬般的不如意，潮水一般涌起來，竟不能回答一個字。主任先生見他不響，重又似懇請似諷刺地說，「無論如何，總要請先生趕一趕。似乎先生編這本書有好幾個月了；我們爲成本計算，也望先生趕快把牠編完了。」

振之充血的腦裏全含着憤怒了，胸口彷彿有什麼東西壓緊來，呼吸很費力氣。他想：「你這市儈！你這金錢的奴隸！你就算我佔了你們的便宜麼？你們把不成樣的東西賣給人家，叫人家上個大當，這樣的佔便宜才該死呢！」

他又轉一念道，「這些道理對你說也終於不相信，誰高興對你說！」他就傲然且沒事的樣子說道，「待我趕一趕就是了。」

主任先生既得如願，便莊嚴地點一點頭自去。振之坐下來時，看看室內這許多人，彷彿個個是他的仇敵。「你們不停地寫，不息地寫，原來全爲着照顧成本起見。你們所寫的，

所想的，原來全是市場中應時的商品。你們不敢有自己的主張，不敢抒自己的情感，只是在那裏扶牆摸壁過日子。最可恨的就是那樣的人！那樣的人就是我的仇敵！」

「我如何呢？」他又回過來想。「不是與他們一樣麼？我恨我！我也是我的仇敵！我須得毀滅了這個我！」他頭痛極了，以下的思念不能連屬，只碎碎屑屑地亂晃。

回寓吃午飯的時候，他把一疊稿子帶了出來。就拿起一柄裁紙刀在上面重重地畫個×形。更把那些碎紙逐一撕得小小，找一張舊報紙把牠包了起來。待老媽子送來飯菜時，叫她拿去丟在垃圾桶裏。

「這是字紙呢，」她似乎不敢承命的樣子。

「不要管，把牠丟了就是了。」

她不再申辯，兩手捧着那紙包下樓去，鄭重地投在她主人的惜字簍裏。

他盛着淺一盃的飯，吃了小半，便停在不想吃了。匆忙地從籐箱中檢出一些雜用衣物，又從書架上取下幾種書，也不管牠們整齊不整齊，把一幅方花布一併包起來。

他挾起包裹就下樓梯，絕不留戀地往外走。

「振兄，你出來得這樣早！怎麼你帶了東西到那裏去？」

振之厭煩地回頭去看，原來就是陸君，他喫罷了飯回到編輯部去。他想不必向他說實話，免得多所嘈囂；便說，「現在到車站去。醫生囑我休養，所以回鄉去休養幾時。」

「那倒是正辦，我也贊成。現在爲時尙早，我可以去送你。」陸君說着，便欲代振之拿那包裹。振之一定不要，說「這一點小東西不費力；」可是他的臉上灰色更重，而且舉步似乎很艱困了。

兩人走進車箱，旅客還來得不多，就在近門處靠窗坐下。一種離別的意味自然潛入陸君的心頭，頗覺得悵惘；想要引起一些話來談談，急切又很不容易找。他便伏在窗沿上，看那停在另一軌道上的機關車。

振之正靠着在那裏喘氣，眼睛闔了攏來。

旅客漸漸地多了；似乎沒盡頭的列椅完全坐滿，膝頭碰着膝頭，可以說再沒閒隙。預備的鐘已打了兩次了。陸君再不好默着不開口，便說，「窗外有風，把這窗關上罷？」

「現在不消，停會兒覺得冷時，再把牠關上。」

「你到鄉間去，清靜安閒得多了。」

「比在這裏好一點。」

茶房高聲催喚送客的人下車，陸君便與振之握了手，下車站在窗外，再作片時的晤對。

站長嘴裏的叫笛蘆——一響，繁雜的喧聲便劃然而息，全車站被可怕的沈默籠罩着。隨後是一聲曼長淒厲的汽笛，車輪就緩緩地轉動了。

陸君很覺有種莫可名的感動，他跟着車走，真誠地說，「希望你早日康復！希望你不多時就來！」

「請止步罷，感謝你相送的厚意！」他的無力的眼睛却望着叢亂的屋尖和渾黃的塵空，心裏呪詛地想：「疾病的地方，牢獄似的都市，金錢獨霸的商場，今天與你離別了！你給與我難堪的病，或竟是致死的病，我永永恨着你！今後將要求我的新生去，雖是得到與否未可知，總要竭盡我可能的力……今天與你離別了！」

他於是回轉頭去。

一九二三年六月廿六日作畢。



## 前 途

窗外有一兩頭麻雀細碎地叫着，覺得有點兒寂寞。天是亮的了；但窗上只有滯黯的光，沒有清爽的氣韻，大概今天太陽是退隱了。雖說是新秋，已頗有些涼意；他們蓋在一條夾被裏，不自覺地蜷成兩隻醉蝦的樣子。

女的深長地歎一口氣，身軀略一牽動，頭縮得更緊，彷彿正遭人迫弄的刺蝟。

惠之禁不住開口了，「又是爲什麼了？」他昂起頭來直望着她的蓬鬆的髮髻。她不響，也不動一動，彷彿僵了似的。

他覺得悵然，一手去拍着她的肩頭，說，「我問你，你理也不理。再問一聲，又是爲什麼了？」

「沒有什麼。」

「那麼爲什麼歎氣？」他扳動她的肩頭，要想教她翻轉身來。

她掙脫了他的手，依然蜷縮着，沒有翻轉身來的意思；冷然地說，「對你說沒有什麼就是了，氣儘讓我去歎。」

「我知道了！」惠之頽然倒頭在枕下，語音帶着淒苦的情味。「你又是老毛病！又是爲的我們的窮！」

「窮是命裏注定的，就是歎一輩子氣還是逃不了。」

「所以我就不愁窮。豈但不愁，我簡直不把窮字放在心上。從前孔夫子的學生顏淵窮得不了，住在一條小巷裏頭，人家處了他的境遇，定要愁得不堪了，他却反過來樂得不堪。這是最使我佩服的。可是，我却愁你的愁窮。你爲窮而愁，我就爲你而愁了。你要知道我的心——這至少說了幾百遍了，——我不要你愁，不要你不快樂呢。」

「佩服孔夫子的學生有什麼用？飯總得要喫的，房子總得要住的；抽屜裏只積兩塊

六毛錢了，領薪水的日子還不知道在那一月那一年，虧你說得出不放在心上！」

惠之對於這些原也知道得很清楚，但剛才竟似春夢一般極其渺茫了；現在經她一提醒，頓如突地一陷落，陷入一個無望的深淵。也歎氣道，「這教我有什麼法子呢！他們要打仗，自然開不成學了。就說開了學，學款早已移充軍餉，還是一個枵腹從公。我望見前面一片黑，黑得像墨，像沒星沒月亮的夜。」他一縷心酸，含着淚說，「你才倒霉，同我結了婚，從不會做過一件新衣服，也不會上過一回館子，只是陪着我窮……」他不能再說了，前額湊近去，帖着她的蓬鬆的髮髻。

起身以後，惠之在階前呆看泥地，他的夫人在後頭燒粥，忽然有人叩門。開門看時，是一個朋友，便讓進來坐了。這個朋友並不是來報可怕的打仗的消息，也不是隨便走來閒談消遣，乃是發見了一道希望的光，因為友誼，特地給惠之指示而來的。

這個朋友說得到可靠的消息，這里的警察廳長已由帶兵的統帥委任了姓田的。他很有滋味地描摹道，「好一位漂亮的人物，白白的臉兒，烏黑的短短的鬚鬚，眼珠子有歷

得服人的威光，一口爽脆的北京話，比歷來的警察廳長至少要漂亮十倍。陳伯通，你的朋友，聽說那位姓田的與他是幼年的同學。你何不去找伯通呢？說不定倒是個很好的機會。」他說着，眼光斜睨過去，含着無限的殷勤。

惠之聽說，似乎不能相信是在清醒中。但是這幾句話安慰的力量真大。本來前面一片黑，這不是閃電一般抽着一條光麼？只要有光就好，前進的氣力又萌生了。送了朋友以後，就打算怎麼去找伯通。秋風吹動他的頭髮，也吹透他的夾衫，他並不覺得。

他的夫人端着粥出來，同樣地懷着一種新鮮的微甜的心情，說，「趕快喫了粥就去找伯通罷。」

「去找他，你說？」

「自然去找他。難道他有什麼神通，會知道你的心事麼？」

「不是這麼說；我說的是他肯不肯同我想法呢。假若他不大願意同我想法，回絕也不好，答應也不好，豈不是教他爲難了？萬一他竟當面回絕，這又教我多麼難堪！」

「那麼，你就眼看這個難得的機會在腳邊滾過去了麼？」她失望而憤憤了。

「不是這麼說，你且不要着急。論伯通與我的交情，未必不肯幫我一臂之力；可慮的就怕他有什麼不方便。至於我去向他開口，也實在不很容易；那話語含在口裏想吐不吐，一定顯出一副很醜很醜的嘴臉，我想覺得當不住。」

「託人薦個事情做，也是世間正大光明的事；難道你去求他薦你當個卑鄙的小子麼？」她藐然看着丈夫，以爲他一點不通世故，簡直是個獸子。

他歎了一聲說，「你不知道。伯通相信我是情願終身當教師的，他曾經稱讚我認定了自己的適當的事業。現在我却去託他，希望跨入另外的一界，這一界又是向來稱爲龔齷的，你想，他將對於我作什麼感想？」

「終身當教師！現在學堂都不開門了，你還要說終身當教師！」

現實的鞭子又在他背上一抽，前面頓時恍惚地顯現一片黑，黑得像墨，像沒星沒月亮的夜。中間却透露一絲的微光，就是去找陳伯通那件事了。於是他毅然地說，「我決計

寫封信給他。」

他給伯通的信如下：

伯通吾兄足下，

久未趨候，惟與居安善爲頌。茲懇者：年來生計所需，繼長增高，弟淺淺所入，不足以勉力追隨，時有謁蹶之虞，吾兄早熟知之。自國內戰事興起，學款移充軍餉，欠薪已積兩月。今暑期已過，開學無期，前途茫茫，思之心瘁。私念新任警察廳長田君，與吾兄爲總角交，履新伊始，廳中職員當有更動。欲懇鼎力吹噓，爲弟謀一兼職；志不在多，月得二十元左右已足。此在目前，實救燃眉之困，卽他日學校開課，學款有着，仍可藉資補助。吾兄樂於濟人，弟又夙叨厚愛，當不以爲妄冀而却之也。不勝盼禱，跂望好音。

關筆之後，他看了再看，總覺得這封信不大順適；可是又指不定毛病究在什麼地方。「二十元左右，不太多麼？兼職，不難弄得到麼？說得這麼着實，似乎他一定有把握，不覺得冒昧麼？」一一的問題他出給自己。

他自己這樣回答：「二十元也算得少了，再少就够不上一用。又况再說得少，難道去謀充一名八塊錢的警察不成兼職？那是多得很呢，什麼機關裏總有些兼職的人員，我所知道靠着這個過活的就有二三十個，辦公廳都不用，只是按月拿錢；可見只要有路，弄到並不難。至於說法，如其不要這麼着實，難道請他隨便在腦子裏想一想，不必真個進行麼？這樣，不是與他開玩笑麼？而一綫的希望就繫在這一層上邊，那裏有反而輕描淡寫開開玩笑的呢？」平時的經驗喚醒了他，他想：「越看越疑惑了；只有強制地就此算數，那也罷了。」便摺好了插入信封，連忙黏上了。

現在他在街上了。那封信已被送進郵筒裏頭，仰躺着等待牠旅行的同伴。

晨市還沒有散，出來買菜的男女徘徊於魚攤菜擔旁邊，瑣瑣地爭論價錢，計較斤兩，頗覺得嚷嚷。石子砌成的道路，被擔水的夫役潑得彷彿澆了油，走路的人須得照顧脚下，防備跌倒。店家屋上都搭起涼棚，雖然頂上的蘆簾捲起，總使下面更籠上一重陰暗；秋風吹着，涼棚上偶爾飄下幾片蘆柴殼來；這又頗有些蕭瑟的意味。

但是惠之的心頭並不覺那些的無聊，一縷春溫正萌芽着，連步子都比平時出勁得多。忽然注目於路旁魚攤的一桶鯽魚，個個是烏背，有八九寸光景長，都側躺在一薄層水中，翕張着嘴。略爲站停了一歇，重又舉步，便轉成緩緩地了。在他腦中顯現一隻精瓷的菜碗，絕清的湯，玉蘭片同茶腿蓋在湯面，底下是一尾燉熟的鯽魚。聯帶顯現的是一把點銅錫的煖酒壺；假若提起來斟着，是作淡瑤瑤色的「陳紹」，只須觸着鼻觀便覺陶然。不自禁地口津涌溢了，想道，「這些味兒生疎得太久了，慚愧！只有豆腐同蔬菜是不離的常伴。妻偶然大膽地買一回肉，買一百四十文，切成肉絲陪着黃豆芽燒，肉味兒不見有多少，却費了剔牙齒的工夫。可厭的是胃口太好了，喫得這樣地簡陋，兩個人的飯量都不會減損，依舊是一餐三碗。至於酒，幾乎想不起是什麼味兒了，還是去年的這個時候，喝的老趙的喜酒；那一天身子不大爽健，止喝得三四盃呢。直到現在，整整一個年頭了，再也沒有沾過唇。這也可算值得紀念的奇事。」

希望的光彷彿這麼一閃，他想到，「那封信如其發生效力的話，總得略略改換口味

了。一尾清燉鯽魚，一壺「陳紹」，其實也算不得放縱無度的享用。他們每天上酒館，喫整席……」

聯帶地想起，他覺得他的夫人如有幾身應時的體面衣裙，也算不得放縱無度的享用。她嫁過來已經七年了。嫁時的幾件衣裳，布的是破了補綴，補了又破了；略爲體面一點的，藏在一隻不充實的箱子裏頭，逢到天氣好太陽老的時候，便取出來曬着，算是溫溫舊日的情誼，等一會，重又請牠們回入箱子裏。這也幸而是這樣子；假若不然，有什麼機會把牠們穿上身，那一定教她傷心暗泣，逃進屋角裏去了。惠之平時也不大想到這些，只當她皺着眉頭愁窮，而又說「我是什麼也不要，所以單單窮我一個人儘不妨事」的時候，覺得心頭一陣難過，似乎是苦味又似乎是酸，便悽然說，「總之是你不幸，同我結了婚，什麼好處也沒有，一件布衫也不會添，單只接受了一個窮！」這算是他想起她衣裳的事情了，但過後就忘了。

現在他想起其那封信發生效力，第一要緊辦的，還該是讓牠隨時有一身見得人的

衣裙；她要不要不成問題，這只是對於她的盡其良心的餽贈。太貴的在市場上封了王似的那些衣料固然不便採購，但至少也得色彩與圖案看得上眼。這樣想時，不自覺地靠近一家出賣衣料的鋪子的玻璃窗。

「這天藍的花緞，雖然流行得這麼普遍，什麼人家的姑娘奶奶都得裁一件，但是這顏色染得太村俗了，我決不買給她。這淡灰的哩噠倒還不差，只是一粗一細的條紋太不調和了，頗有點像生物學者所講的警戒色，我也決不買給她。穿了這個，難道要警戒誰引誘誰麼……」

他注目於人體型所穿的現成的衣裙了。「阿，最可厭的這前圓後圓，前不過臍，後不過腰的短衣服。這是退步的式樣，醜化的式樣；要是家裏有一面鏡子，而且是會看鏡子的人，決不肯穿這樣的衣服。我給她做新衣服，決不做這種式樣……」忽覺腰部有什麼突地撞來，脫口而出地喊「做什麼！」

類乎憤憤地回頭看，見是一個挑泥藕擔的鄉下人，藕太多了，堆在擔子裏幾乎有兩

尺高，行人肩擦肩通過，把他的擔子擋住了，所以在那里這樣那樣地擠，想走前去。看他那雙無表情的眼睛直望着竹扁擔的前端，可知他未必覺察曾經撞了什麼人。

一隻手下意識地拉過夾衫的後幅來看，惠之不禁怒起來了；一片溼泥，厚厚的，雖然是件舊夾衫，而且是灰色的，然而這總是被玷污了。他皺緊眉頭，怒目看那鄉下人，斥罵的話語涌到喉頭，馬上要衝出來了；一隻手還是提着夾衫的後幅，似乎拿了很危險的東西，一時放手不下的樣子。

後天養成的克制工夫隨即伸出頭來，把一陣怒氣抑了下去。他寬恕那鄉下人了。於是取出一方已經用了三四天的手巾，把夾衫沾泥的地方揩了揩，黏着揩不掉的，留待乾了再說。心裏想，「這是市政的問題。街這樣地狹窄，本不該讓那些賣東西的在街上一陣亂擠的。倘若指定幾處空地，像有些城市裏所謂小菜場的，教他們聚集在那里，豈不使走路的人便利了許多？——至少我這樣弄髒了衣服的事情是不會有的了。」迅速地接着想道，「如其那封信——也許此刻已經被郵差從郵筒中取了出來，袋入他的大布包裹

了——發生了效力，我就是警廳裏的人，什麼名目固然不能料到，總之不是沒有關係的了。我爲忠於職務計，爲前途的進取計，就可上這麼一個條陳：整頓本地的路政，最要緊的是規畫小菜場。小菜場要有秩序，要十分清潔，監督的責任當然在警察的肩上。」他且行且想，不期然地，就看見一名警察顯現在面前。

那警察靠着一家小酒店的櫃檯，一手按着一把茶壺，與櫃檯裏面的老板娘談什麼話，頗有情味的樣子；黑漆木棍子扣住在圍腰的皮帶裏，黃色帽子仰擺在櫃檯上。那老板娘帶着笑容，聽他的話，三個指頭拈着銀挖耳剔牙齒。

「這算什麼警察！什麼責任他都擔負不來，不過穿制服的游民而已。」惠之走近那警察，仔細端相着他，「又是一個條陳：警察雖然都從教練所裏出來，實在合格的很少，要辦好這裏的警政，非把他們從新嚴加甄別不可。」

這時他已折入一條小巷裏，兩旁都是貧苦的人家，女人們有的在門口洗衣服，有的坐在門限上做活計，個個低了頭。她們如其抬起頭來，一定要注意他的獨個行走，而含笑

了。他想，「這兩個條陳很重要，照着做去，表面上立刻改觀，想來一定采納的。我的名目縱使十分地小，上到這樣的條陳，而且承他采納，不見得不給升擢罷。科長沒有，科員總是穩當的了。」——那時候，學校的職務要不要辭掉？不辭掉不好，我是老早認定終身當教師的，只消減少些鐘點就得了。」他覺得有莫名的愉快；前面的境界雖然還不大把捉得住，但是裏面有光明，可以照得他滿身輝耀，又且是莫測邊緣地寬廣。於是出勁地跑回家去。

第三天的下午，惠之夫人數數抽屜裏的財產，數目是一塊四毛，忽然郵差叩門，送來一封信。

「是伯通的，」惠之接信在手，覺得身體上有一點異樣，把信封打了幾個轉，終於撕去了一角，一個指頭伸進去，把牠裁開了。

「他怎麼說？」惠之夫人急切地問，同時走近來。

惠之吾兄，

賜書敬悉。田君誠係幼年同學，惟自辭師他適，互爲勞燕，非第無接席之雅，亦且

莫通音問。今日見弟姓名，或猶記憶；爲兄推薦，固無不可。特念政界風氣，一官到任，請託累千，少亦數百，或以勢壓，或以利要；若弟者，兩俱不足言，則徒成語柄而已。話柄而陪之以兄之姓名，藉以爲……

惠之心頭突地一沈，萬分地悵惘，彷彿掉了一件最貴重的寶貝。前面什麼境界也沒有了，只是一片黑，黑得像墨，像沒星沒月亮的夜。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作畢。

## 演 講

「就講戀愛罷。」

「不行，」他彷彿看見眼前豎着一根又粗又黑的棍子，這是「破折號」表示忽轉一個意思，早經教育部頒布通行了的。

他想戀愛之說是現時正風行着的，你若把牠淋頭痛過，痛快固然痛快，但青年的嘴比新婦的小姑還要尖刻，他們若加你一個「時代落伍者」的渾號，這就比無關痛癢的「鐵絲邊眼鏡」凶險得多。誰甘心去了這舊的渾號換取那新的渾號呢？至於說戀愛神聖，這又那里可以！正是洪水汎濫的時代，你還要「揚其波」麼！縱世人不相責怪，一念之良知是不可昧的，「那里可以！」

「那麼講學潮罷。」

「也不行。」一根棍子又豎在眼前了。他想這正是古今來最難說話的時代，你說一句話，他們說你有某種的作用，你再說一句話，他們又說你有某種的作用：作用就是罪名。就說學生應該鬧學潮罷，那作用一定在討學生之好了；反過來說學潮應該嚴行取締罷，那作用一定在與學生爲難，而且拍教育當局之馬屁了。「犯不着，隨便的講演，却去抗這麼大的溼木梢！」

「講工——鬼迷了腦筋啦，怎麼會想到了這個上邊去！」他看見眼前大書着一個「工」字，幻變了，幻變了，上面挺挺地伸出一個頭來，底下吊死鬼似地盪下兩條腿，兩腰各挂着一個鐵秤錘，這不是「赤」字麼！「阿，多謝神靈的啟示！講到工字多少有點赤化的意思，真是不錯。怎麼會想到了這個上邊去！」同時白邊帽子，黑漆棍子，烏亮的鎗管，洋式的鐵鏟，橫的豎的鐵窗格，蓬頭散髮的大批囚犯，同目連救母裏遊十殿大轉舞臺似地在面前恍惚地晃過；最後什麼都消散了，臚下的是一攤濃厚轉般的血。

他用右手的食指蘸着唾沫，在兩個眼球上擦了幾擦，再定睛看時，一攤濃厚轉般的血總算也消散了。這才定了心，重又想到講演的事情。「到底講什麼題目好呢？從詩經裏見到的古代理人的宇宙觀與人生觀罷，這一題太博大精微了，他們青年不一定消化得來；而且，這大有玄學的氣味，前年曾經爲了玄學不玄學開過一次大戰，雖然誰也沒有打勝了誰，但那種喘氣奮力的情形已夠麻煩了，我又何必突刺一槍來作第二次大戰的導火線呢？杜甫的研究罷。可惜給梁任公講過了；我一提出這個題目，就會有人想『梁任公……梁任公……』這又算什麼？李白罷——白樂天罷——樂天却病法罷。」

「阿，有了！」他拍案而起，清清楚楚的一篇講演稿，有 Outline，有趣味豐富的穿插，完全展陳於面前了。「這個題目又時新，又有趣，怎麼給我便想到了！信哉，得來全不費工夫。」於是從長衫袋裏摸出一粒朱古律糖，才撕去了半張錫紙，便納入口裏。

一陣拍掌聲中，他被主席先生延請到鋪着白竹布的桌子的旁邊。頭腦裏 Outline 同趣味豐富的穿插都有點像亂竄的山羊，雖然各各繫着一根索子，但是牧者的一隻手頗有把持不住之勢。到鞠躬招呼時，掌聲已經寂然了；頭略微左偏，徐徐地俯下去，溫文爾雅，正是學者的態度。又溫文爾雅地抬起頭來。「拍拍」突然又是兩聲擊掌，雖然是餘波，却特別怪，特別響，有如空山夜鳴的鸛鶴。

「什麼！」他心裏這樣想，眼光便射到那邊去。却見好些瓜子形的鵝蛋形的棍棒形的「可愛的白裏泛紅」錯雜在青竹布大衫的中間，抬眉一想，這才明白，「是男女同學麼！第二節的第三小節只好不講了。這不是與我爲難麼——且慢怨憤，還是記住要緊，第二節的第三小節要從刪了！開口罷，開口罷，要從容，要得體！」

「諸位！生活是藝術呵，唯藝術的生活才是真的美的善的生活。這裏頭大有討論的餘地。所以，今天鄙人不講關於史學文學社會學等等的事情，單從這裏頭提出一個題目來講講，就是『當前的享樂。』他得意地望着前方，隨手把眼鏡抬一抬起以助姿勢——

這副眼鏡的確是鋼絲邊，精益求精，去配的，發票還藏在皮夾裏，但他的學生們一定說牠是鐵絲邊，因而取定了他的渾號。

前方是好許多準相對的眼睛，以及不吻合的朱唇，頗有些可以看見略微舐出的舌頭尖。「情形不壞呢。」於是乾欬一聲，鼓着勇氣講第一節。他自己也奇怪，言辭竟同「大珠小珠落玉盤」似地滾出來，非常之順，差不多不用天君作一點主。

「三段式」不知怎麼這個名詞滾出來了，他便轉身向黑板的槽裏尋粉筆。黑板的槽裏有的是鉛粉，幾乎鋪滿了，却没有成條的。他以為或者埋在底下了，使用一個指頭墾地似地挖掘。

主席先生稍稍感得不好意思，向聽衆努一努嘴，隨即抬手摸上唇的髭鬚根。

一個修平頂頭的學生場場場奔去了，又場場場奔來了，臉面漲得鮮紅，雙手捧着一堆的粉筆供在那鋪着白竹布的桌子上。

他正挖掘得沒意思，這才解免了，連忙取枝粉筆，在黑板上一揮而就：「三段式。」

「諸位一定知道論理學裏的三段式。三段式裏不是有個前提麼？」他輕捷地旋轉身，又揮成「前提」二字。

「現在先講前提。我們的前提是古詩十九首道『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陶淵明道，『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爲歡？』够了，不必多舉了。」

他回身又寫「小前提」三字，比「前提」二字更大。

「其次是小前提，小前提。小前提誰也知道，不用多講了，自然是我們與十九首的作者，與陶淵明、陶老先生同樣是人，同樣是年命如朝露的。這下子答案就來了！」忽然提起嗓子以驚人的語調說，便搭搭有聲地寫成頂天立地的兩個大字：「答案。」他彷彿覺得身體開始擴伸起來，至於非常偉大，簡直同發見了新大陸的哥倫布不相上下，在下方的，是一對對瞻望景仰的眼睛。

「所以我們不要輕輕放過當前的享樂呵！」這樣有力地把他的論旨證明了。  
於是接下去講第二節。

「……已經說明了，自古以來要嘗到暢然的『生的歡喜』的人們，差不多一例地，第一是酷好文藝，第二是耽愛美酒。第三呢？」立刻給前面各形的「可愛的白裏泛紅」鎮住了，不免感得自己的偉大有點缺陷，怎麼記憶力這樣地壞！臉上覺得熱烘烘，好在只有他一個人覺得，閉了閉眼睛續說道，「差不多總是這樣子，第一是酷好文藝，第二是耽愛美酒；文藝與美酒是多麼足以教人陶醉的東西呵！」這就結束了第二節。

「……所以我們見好書就讀書，逢好山水就遊山水，遇好人就同他結朋友……這個，我叫牠『剎那主義』，『我的剎那主義』——剎那主義是什麼意思，說來話長，不是短時間的演講所能盡，現在且不講，停幾天想作篇文章專把牠講一講，發表出來的時候，諸位再研究罷。」似乎成就了一件大功勞，肩背上覺得輕鬆了不少；溫文爾雅自然還在，於是頭又略微左偏，徐徐地俯下去了。

一陣密密結結的掌聲。接着是聽衆竄散，腳步聲同橈脚着地聲絞成一團，堂中頓時改變成另一個世界。

他剛想回頭向主席先生說「慚媿，慚媿」時，一個學生，正舐着鉛筆頭，走前來把筆錄的稿子給他看，說是要送報館的。

他接稿子在手，視線從鐵絲邊眼鏡上邊射過去，至少望見了兩行，便遞還那學生道，「大致不錯，就是這樣罷。」

五月二十九日作畢。

## 城 中

火車行得緩些了，整備作暫時的休息。有些旅客站起來，或取下頭頂關着的提箱，或結束座旁的包裹，或穿起長衫同玄紗馬褂；有些婦女則開開那不離手的小皮匣，對着裏面的鏡子照了一照，取出粉紙來在額上頰上只是揩抹，接着又是轉側地照個不歇。

旅客們向左面的車窗外望去，在叢叢濃樹之中，一抹城牆低低地露了出來。城牆以內聳起一座高塔，畫閣檐鐸，約略可以辨認。這在旅客們雖然未必是初見，但是有些人認以爲到達的標記，有些人認以爲行程的度量，更有些人重現他們童稚期的好奇心，便相與指點着說：「塔！塔！」

窗外拂過一叢綠樹，一陣蟬聲送到旅客們的耳朵裏。這見得車行更緩了。不一刻，便

駛進站臺，堅強地停着。

一個人從車箱裏跨下來，軀幹很高，挺挺地有豪爽的氣概，年紀在三十左右，帽檐下一雙眼睛放出銳敏的光，他只挾着一個皮書包，不需要夫役的幫助，也沒有其餘旅客們的慌忙，在一忽兒擾攘起來的站臺上，猶如小鳥啁啾之中一隻獨鶴。他出了車站，關開了兜攬主顧的車夫們的密陣，便依着沿河的沙路走去。

河對岸就是城牆，古舊的城磚大部分都長着細苔；這時候太陽偏西了，陽光照着，呈茶綠的顏色。聳起的那個高塔彷彿特意要補救景物的太過平板似的，莊嚴地，挺立在藍天的背景之前。河水很寬闊，卻十分平靜，天光城影，都印得清清楚楚，而且比本身更美。

他一路走過去，車站的喧聲漸漸低沉下去，終於不聞。他有一種非常新鮮的感覺：耳際是異樣地寂靜，差不多四圍的空氣稀薄到了極點的樣子；那城牆，那高塔，那河流，都呈古蒼的容態，但這古蒼之中頗帶幾分娟媚；擾擾的人事似乎遠離了，遠得幾乎渺茫，像天邊的薄雲一樣。他立定了，擡一擡帽檐，更仔細地望着，心裏想：「這古舊的城池，究竟是

可愛的。雖然像老年人的身體一樣，血管裏流着陳舊的血液；但是我正要給他把新鮮的血液注射進去，將那陳舊的擠出來，使他回復壯健的青春。到那時候，在內流着的沒一滴不是青春的血，而外面有眼前這樣的古蒼而娟媚的容光，天下再有什麼事情比這個值得歡喜的呢！

這麽想時，對於前途的勇氣更增高了不少。取手巾抹了抹臉上的汗，重又大踏步走去。路盡過橋，便進了城門。

城裏的道路極窄，陽光倒是不大有的；只兩乘人力車相向擦肩過時，卻要教行人曲着身子貼在店家的闌干上相讓，還時時有撞痛了的危險。店家的櫃檯裏坐着些赤膊的夥友，輕輕搖着葵扇，似乎十分安閒。行人也似全沒有一點事務，只是出來散散步的，走得異常地輕，異常地慢。偶然有幾個全裸體的小孩子，奔走追趕，故作怪聲直叫，這才打破些平靜的空氣。而急奔亂撞，鈴聲叮噠不絕的人力車時或經過，也是一種與這境界不相協調的東西。

「永遠是這樣的情形，三十年來，就只多了那些烏光銀亮的人力車。走路的人也永遠是這樣的慢，慢步的老輩，傳下來慢步的小輩，所以依然只見些不要不緊的背影。在這狹窄的街中，他們這樣擋在前面很可厭，教人家要快步也快不來！」他想着，似乎賭氣地，脚步更爲加緊一點；身子敏捷地左偏或右偏，以免與行人車身相撞。只見行人一個個地向後退走，他覺得這才爽快。（雖然衣衫已經汗濕了。）

「高先生！」他脫下草帽，立定了，恭敬地這樣叫着。在他前面的是一個五十左右的人，高高的身材，卻是很瘦，夏布長衫，團龍玄紗馬褂，蒼黑的臉色，額紋極深，兩顆近視的眼珠從大圓眼鏡裏映出來，見得很細，上脣有濃黑的一撮鬚鬚。

這位高先生，雖然是近視，卻早已遠遠地望見了前面走來的人，心裏想：「他果真回來了，可見人家的傳說不虛，辦學校的事他們準要幹的。還是不同他招呼的好，當年上班聽講的情形，他一定忘記得乾乾淨淨了，不冤枉他，十分九還在時時地罵我們老朽，同他有什麼可談呢！」便靠着街的一邊走，一邊貼近一個挑糶擔的鄉下人，目不旁視，想就此

彼此錯過了。孰知他的學生望見了他，也就靠着街的一邊立定，正當他的面，而且恭敬地招呼了。他只得恍然直視，表示歡喜說：「阿，雨生，好久不見了。這一次回來，大概要過了夏再出去了？」

「不，今後想不出去了。我們幾個朋友計畫在這裡開一個中學校，今後我就幹這一件。」

「那是很好的事情，我記得人家曾經說起過。」高先生就想顛頭別去，但是雨生接着說：「我們憑着理想來計畫，不妥當的地方一定有很多。常常到先生那邊去討教，領受先生的寶貴的經驗。」

高先生笑了一笑，似謙攜又似鄙夷，說：「潮流不對了。我們一些經驗猶如失時的衣著，只配闖在破箱子裏罷了，於你們的新學校有什麼用處呢？」他頓了一頓，又轉爲很嚴正的神態說：「可是學校也實在難辦，越來越莫明其妙。當初你在校裏當學生的時候，我們覺得什麼都有把握。現在卻不然，什麼都空空如也。也正想向人家討教討教，領受些新

經驗呢。」

「經驗總是經驗，有什麼新的舊的。先生謙擽罷了。」雨生雖然這樣說，對於高先生那種牢騷的氣分，不無歎惜的意思。

高先生卻想起向雨生探試，便問：「你們的經費已經籌得差不多麼？那是最要緊不過的。好好的計畫，往往給經費的問題打得燻銷雲散。」

「我們有豫算，學生繳納的費恰抵平時的開支。開辦費是捐募得來的，現在已經足了數。」

「收費同開支能相抵麼？」

「我們幾個人志趣相同，又是只消顧一己的生活的，所以支薪極少，有兩三人竟全不支薪……」

「全不支薪！」高先生似乎聽了怪異的事，停一停，笑着說：「足見你們熱心教育，佩服佩服。我們再見罷。」說着，顛頭自去，高高的身軀便搖動起來了。

「先生，再見。」

高先生踱進茶館裏，這時候大半的座頭已經有了茶客了，那些茶客在家裏喫飽了午飯，吸暢了水煙，又進了些西瓜雪藕，看看太陽偏西，街上已有靠陰的地方，便慢慢輕移，汗也不出一滴地來到茶館裏，上他們日常的功課。中間一個充當縣視學的陸仲芳看見了高先生，中止了吸水煙，略作起立的姿勢，頗着頭說：「菊翁，今天你比我來得後了。這里空，就是這里罷。說着，努着嘴指點與己同桌的一個空座兒。」

「仲翁，很好，就是這里。在路上略有耽擱，所以來得後了一些。」高先生說了，便卸下馬褂長衫，掛在壁上的衣鉤上，再把短衫脫了，披在藤椅子的靠背上；這就完全露出個瘦黑的上體，鎖骨後面的兩個低陷，前胸一排排的肋骨，都非常清楚，比着陸仲芳又白又肥的上體，厚團團地沒有一些齷角，令人感到一種滑稽的趣味。

「你道我在路上遇見了誰？就是丁雨生，他已經跑回來了。」高先生一壁說，一壁坐下來。館役送上熱手巾，便接了前胸後背一陣地揩。揩過了三把，搔着上唇的黑鬚說：「他們那個中學校一定要開的了，他剛才對我說，他今後就專門幹這一件。」

仲芳才吹起一個火，聽說就讓牠燃着，且不吸煙，說：「本來一定要開的，我曉得他們已經在那家巷租定了校舍了。」這才蒲盧盧地吸一袋煙，兩個大而斜仰的鼻孔裏就噴出淡白的兩條煙鬚來。

「我們的學校是欠薪，是開支不來；他們開學校倒有法想，聽他說開辦費已經捐得足數了，噯，他們這輩小孩子！」

「噯，他們這輩小孩子！」仲芳附和一句，譏諷地笑了笑。

「只是這一點不明白：他說經常費能够同學生所納費相抵，因為他們支薪極少，有幾個竟全不支薪；究竟他們所爲何事呢？」

「哈哈，菊翁，你太老實了。不支薪水，卻教人家的子弟讀書長進，現在的時代，那里來

這種人這自然別有作用在裏頭。」仲芳說到這里，略帶自傲的神情又吸了一袋煙。

菊翁微微感得慚愧，端起茶盃呷了口茶，自爲辯護說：「裏頭別有作用，我怎麼不曉得。不過是什麼作用，卻有點揣不透。」

「還不是……」下面就隔着桌子把頭湊近菊翁，低低地說了一歇，才如前地坐正，接着說：「他們的錢，自然有來源。本來不靠什麼薪水，落得說句體面話。等得人家說一聲熱心教育，這就着了他們的道兒，無形中給他們當鼓吹手了。要不然，他有沒有告訴你開辦費從什麼地方捐來的？」

菊翁將信將疑，又夾着莫名其妙的恐懼，閉了閉眼睛說：「大概六七分是準的，是準的。」

「豈止六七分，簡直十分十一分！」

「你們賭什麼東道？」這是教育局長王權伯，他本坐在靠窗那邊，坐久了起來踱步，聽見高陸兩個的話，便這樣問，拉開一隻空椅子，與他們同桌坐了下來。

高陸兩個把剛才談的告訴了他，他連連顛頭說：「一準是這個作用，仲翁的話一點不錯。他們喫的搗亂的飯，想法搗亂，無所不用其極，有縫便鑽，有路便走：這個什麼宏毅中學就是他們伸進來的一條腿！」

「譬之於捉賊，他偷開了門把一條腿伸進來時，我們就得拉住他！」菊翁說這一句，頗自覺有點滑稽，便掀起上唇，露出焦黃的牙齒，笑了。

壩伯不接嘴，只顧發表自己的意見，嚴正地說：「我們也不肯冤枉人家；只聽他們一些辦法，就是要想搗亂的憑據。我是從來不同這輩人接近的，我們小兒同他們有幾個是同學，前幾天遇見了，他們就告訴他辦學校的事情。第一荒謬的是男女同學。你們想，中學交呢，可是男女同學！第二荒謬的是……」

「是自由戀愛吧？」仲芳搶出來說，圓臉上堆着趣味的笑容。

「倒不是。他們說，逢到外間有什麼事件發生，教員學生要一律積極地參加社會活動。這是什麼話！教員教你教書的，學生教你念書的，要你管什麼社會不社會！而且要在社

會裏邊活動，要積極地活動，還不是有心搗亂謀反叛逆是什麼！」璦伯憤憤地說着，覺得心頭有點躁熱，便把僅僅穿着的官紗背心解開了鈕扣，露出前胸。

菊翁忽覺有所感觸，歎息說：「不知世界要變到怎樣才歇，又不知人要變到怎樣才歇！那丁雨生當時在我跟前，不聲不響地，也算是個馴良的學生。誰知十年之後，竟化做洪水猛獸！」

「不是這麼講，」璦伯似乎嫌菊翁太過頹喪，堅強地這麼說。「在我們的手裏，這輩小孩子要想伸出頭來，搗什麼亂，沒有這樣容易！我們假若不去對付他們，讓好好的子弟們也渾入他們的洪水猛獸，這就對不起祖宗，對不起鄉先賢，對不起這塊地方。所以我們是責無旁貸。仲翁，你是縣視學，他們開出學校來，你有視察的權柄。看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我們就不客氣勒令停辦。」

仲芳把水煙袋放在桌上，呷了口茶說：「這當然可以，可以。不過根本的對付方法，還在釜底抽薪。」他同時演抽薪的手勢。

「怎樣講呢？」

「就是不要讓他們招到學生。這也不是辦不到的事。前幾天一輩小學教員在那裏談論，說：『畢業的學生每每來問進那一個中等學校好，便回答他們總是官立的中學或師範好，因為是正途。』他們又說：『聽得這學期將有個新開的什麼宏毅中學，主持的都是一班外頭跑回來的青年人，怕不很妥當吧。』我便順着說，那當然，他們原是別有作用的。這可見沒有什麼人信用他們，鬧出學校來，大半是教幾副空桌椅罷了。」

堯伯聽了，覺得安慰；菊翁心頭也似舒爽了不少。「能得如此，那是祖宗的靈佑，地方的福氣。不過，我們總得當一點心，逢人就把它中利害說說才是。」堯伯終覺得不放心，又這樣說了。

「那自然。」菊翁同仲芳兩個頭，一瘦一肥，相對地顛着。

宏毅中學的招生廣告揭貼在街頭巷口，登載在本地的幾種報紙上邊，甚至登載在所謂「大報」的上海報紙的封面時，凡是望見的總覺得心裏一頓，似乎這是魔怪的一道符咒，裏頭含着猛烈的恐怖。因此，底下一行一行的小字講的什麼，也就不想看個明白了。城裏頭常常有得聽見這麼一種口風：「宏毅中學，那是有色彩的。那輩人都是不好惹的，同他們遠開點爲是。」

通文達理的父兄們便這麼說：「就是天下的學堂統關完了，甯使子弟們永世不識一個字，總不敢去請教宏毅中學！誰願意讓這世界弄成個率獸食人的世界麼！」

一個學校的創設，雖然算不得一件大事，卻在這城裏多數人的心海裏掀起壯大的波浪來了。

尤其是丁雨生應了青年同志會的邀請，出席演講這件事，給與許多人以說不出的不安。在座聽講的當然只有同志會的幾個會友，旁的人誰也不高興聽他們所不愛聽的話，可是又不能把心裏的不安忘掉了，至少總得知道一點消息才是。結果王孺伯的兒子

充了專使，被派去聽那演講。回來的時候，堯伯問清楚了，就出去轉述給仲芳他們一輩學界中人聽。

「你們知道他講些什麼？」他不先說出來，帶着氣憤地這麼問。

「自由戀愛吧？」也許是打倒資本家。」一定是講授搗亂的法門。」幾個人這樣說。

「不是的。他的題目叫做『改造社會』。改造社會也只是一句普通的話，那一個演說的人不這麼說，那一個作文章的人不這麼說。但是他說的裏面卻含着骨頭，項莊舞劍，其意常在沛公。他說：『身體裏面有了老廢的質料，就得排洩出去，血管裏面有了污濁的血液，就得重行化清。一個社會的情形正同身體相似。所以要講改造社會，應該排去社會裏的老廢物，讓社會的血管裏滿滿地流着新鮮的血液。』」

不約而同地，聽衆心裏都覺得一沈，他們相信老廢物的話就是指着他們，因而發怒，彷彿這樣想：「你竟破口罵起我們來了！」

「還有呢！」堯伯似乎已經受了聽衆的暗示，以激厲的語氣接續說：「他說：『大而

無當地唱改造社會，猶之躺在牀上想捉老虎。切實的改造社會要從近處着手，小處着手，做到一步再來一步。透明地說，我們的工夫應該從這個城池做起頭！你們聽見麼？我們是老廢物，他的工夫自然就是把我們排洩出去！辦學校是伸進一條腿，等到第二條腿也伸了進來，站定了，大概就要想法子向我們挑戰了！」

「知道了，你是我們的仇敵！」大家彷彿如是想，深深地記在心頭。隨後自然有許多的議論，末了卻怪那個青年同志會太不應該，怎麼去請這麼一個人演講。又有人很機警地發表他的深刻的觀察說：「他們原是一夥兒！你們想他們那個會名兒，裏頭會員盡是些浮頭滑臉的小夥子。」

大家覺得爽然，心頭的不安更益加甚，猶如陰黯的天光，更浮來一重濃雲，疊上了。

因為有這個故事，在平民教育運動大會的前兩天，教育局的書記受王壩伯責備了：「這點點小事也辦不來，怎麼讓丁雨生這東西也簽名呢？」

「本來說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先來簽名，到那天擔任演講。剛才丁雨生自己來了，說

願意擔任演講。似乎不能夠教他不要簽名。」書記爲自己辨解，帶着小心的神情。

「你就不能想一句話回答他麼？你知道他是怎樣的人？你知道公共體育場是什麼地方？你知道後天的聽衆有多少？平民教育運動大會，就給他做宣傳他渾帳思想的機關麼！」

書記不能回答，只漲紅了臉。

「由你想法子，教他後天不要來講！」

這個題目真把書記難住了。有什麼話可說呢？就是有了話說，找到宏毅中學去也實在有點怕。

「這樣罷，你把電話接通了，我同方紫老商量。」璦伯又覺得教他不要來講的辦法不妥當，所以這樣說。

書記知道先前的命令取消了，猶如解開了全身的細縛一般，輕輕鬆鬆走到電話機前。

商量的結果，方紫老答應寫信給警察廳長，請他於後天派警察多名，荷鎗攜彈，到公共體育場防護；或有不逞之徒乘機煽惑羣衆，警察得受教育局長的指揮，即行逮捕。

開會這一天，天空陰晦，有風，頗有秋天的意思。公共體育場只進門處有幾棵柳樹，雖然綠葉綴枝，但經風飄起，蕭蕭作響，也就有點衰索的景況。人卻來得不少；固然，教育局先會張貼了很大的廣告，在本城報紙上也刊着茶盞大的字，但還是許多小學校學生排了隊，搖着手裏的小紙旗，在街上游行一週的效力來得大，隊伍往體育場，一般人也就跟來了。小紙旗上統寫些字句，可是不容易教人家注意，一陣風來，只聽沙沙作響，如掃敗葉。難得進體育場來的人看見了天橋秋千鐵槓都覺得歡喜，爬上去的，吊上去的，站着看的，拍手叫的，這就增加不少的熱鬧。

場中警察有六七十名之多，有的固定地站着，如站崗一般，也有來往梭巡的，都拿着鎗，斜佩着子彈帶，顆顆子彈的尖頭閃閃發亮。他們出來時，巡官把上司的命令傳諭了，更叮囑說：「你們得當心點，這是省議員方大人要你們去的！」

人越來越多，喧聲籠罩在羣衆的頭上，一陣的騷動，一個委員立上極北的那個平臺，顛頭揮手起來，這就開會了。這里璫伯仲芳一輩人站在柳樹底下，負着手，點起着腳直望。

「幾位先生都在這里。」

璫伯仲芳等聽得這句，收回遠望的眼光，就見身旁站着個高高的衣袴全白的人物，不自禁地不舒快起來。但是略頓一頓之後，璫伯就堆着笑臉說：「阿，雨生先生，已經來了。我們這個會，承你擔任演講，實在光榮之至。」

「在外邊久了，難得同本鄉人談話。今天恰是個機會，故而願意來說幾句。」雨生說着，伸手入袴袋裏，取出手巾，來揩被風吹亂的頭髮。仲芳相着他這袴袋，又相着他這粗大多毛的手，似乎將要掏出什麼傢伙來，便移步向前，同他離得遠些。

「確然是個好機會。」璫伯卻又敷衍了一句。

雨生站上平臺演講的時候，站得較遠的人也只是個聽不見，僅能望見他的身體這樣那樣的姿態。柳樹下的幾個人似乎特別注意地在那里聽，但也不走近一點。

「他講些什麼？」仲芳回轉圓大的頭這樣問。

「用得到警察麼？」教育局的一個職員這樣問，眼睛望着堯伯。

堯伯不便說沒有聽清楚，便搖頭說：「用不到，用不到，他講的都是些愛國的話兒。」

「哦，愛國的話兒。」仲芳點頭，一手撫摩着突出的腹部，似乎表示這才放心了。

這一天，天氣又轉熱了，庭中槐樹上兩三個蟬兒競爭地高叫着。雨生無意地翻開報名簿，看看仍舊只有八個名字。他並不失望，這樣想：「這不是失敗，還沒有做出來，失敗什麼呢。八個，就好好地教這八個！教不好這八個，才是失敗呢。」

這當兒校役引了高菊翁進來。

「雨生，我恰從這里走過，就順便來看看你們的校舍。這所房屋倒很不差，多少錢租的？」高菊翁這麼說，蒼黑的額上綴着粒粒的汗珠。

雨生連忙讓他脫長衫馬褂，又讓他坐下了，歡喜地說：「這里房屋實在不差，後面還有個很大的園，可以作運動場，租金也不過二十塊錢。」

「哦。」高菊翁並非有心瞻觀的樣子，隨便談了幾句，便矜持地換個話端說：「雨生，我同你談幾句話。前幾天體育場開平教運動大會時，你看見密佈着武裝警察麼？」

「看見的。」

「你道爲的什麼？」

「想是維持秩序罷了。」

「不然，不然。」高菊翁微笑，搖着頭。略頓一頓，接續說：「這完全是鎮守使的意思，他教派來的。他打聽得現在有激烈派在這里活動，所以在這樣人山人海會場裏，要嚴密地防備。」

「這里有激烈派？」雨生不覺笑了。

高菊翁微覺愕然，自己振作了一下，帶笑說：「有沒有我們也不曉得，不過他說有罷。」

了。這倒不要去管他。現在要向你說的，就是在這個當兒，最好你不要在這里，暫且到別處去避一避。」

「爲什麼？」雨生聽說，疑心聽得不真，一雙銳敏的眼直望着高菊翁的臉。

「因爲我聽人家說，鎮守使的衣袋裏有個單子，記着激烈派的名字，這上邊就有你的名字。」高菊翁說到這里，近視眼幾成一線，從眼鏡裏偷看雨生的神色。

雨生卻大笑了。

「有我的名字！我不曉得什麼激烈不激烈，記着我的名字也不相干。」

「這倒不是這樣說，」高菊翁似乎極關切地駁說。「你固然不曉得，他卻記住你了。你要知道他的背後是誰！現在的世界，軍閥的意思就是威權。軍閥最恨的是激烈派。你若不走，十分九會喫到些冤枉苦。我同你師生舊情，互相關切，知道了沒有不說的道理，故此特地來通知一聲。」高菊翁自覺肩背上一鬆，幾個人斟酌盡善的一番話，總算都背誦出來了。

雨生想了一想，說：「高先生的好意，十分感激！」

高菊翁別無留連，站起來穿好衣服就走。雨生送了他回進來，見庭中槐樹承受日光，作蔥綠的顏色，感到青春的歡喜與專業的愉悅，便低頭一笑，牙齒嚙著下脣，心裏想：「假使聽了他的話，那就太可笑了！」

十一月一日作畢。

## 雙影

像世俗通行的那樣的，議論如何如何的條件，一個該付與多少什麼費，一個該領受多少什麼費，或者請律師登個廣告，把斷絕的消息向公衆聲明一聲，又或者拉幾個朋友來簽個字，作真個破裂了的見證：在他們完全是用不到的。

他們彼此明白遲早是個爆裂，燃了的火只有漸漸旺起來，熄滅是沒有的事，爆裂還能避免麼！不過懶惰和懦怯牽縈着他們，各不肯冒出第一縷爆裂的火燄來，故而還是遷延下去。

她終於耐不住了，一縷的火燄冒出來，表明這個「合體」從此爆裂，而且裂痕是顯然的了。他也就表示贊同，——雖然頗覺得淒然，像這個世界驟然荒涼到月球一般的模樣。

「那末，珩怎樣呢？」他眼睛看着鼻頭，聲音從牙齒間顫顫地放出來，嘴唇不大動，似乎這話不是他說的。

「珩，自然跟我在一塊，寶貝的珩……」她用母性的近乎放浪的聲調這樣說，就把本來在膝前的珩抱起來，緊貼胸前，左右搖動着，臉貼着她的小肥臉。珩不覺得這與日常的功課有什麼異樣，便心醉意甜地只是貼着，兩隻小手抓弄母親的鬢髮。

「我們當然還是認識的人，你想着她的時候，儘不妨到我的地方去看她。」

「就是這樣罷，什麼都妥當了！」他似乎要暢快地透一口气，但終於沒有透出來，覺得很抑塞的。

她同別一個男子結了婚，締結的主因自然是她所要求的气味的相投。那男子非常地謹慎，凡是不相干的事情他總不愛笑一笑或者插一句話；但是對於她有熱烈的愛情，

屬於她的他都覺得好，在她旁邊，就如地上的樂園已經涌現了；這些是她最爲心賞的性格。

生活很順適，猶如嫩晴天氣裏的花卉一般，又滋潤，又有光輝。珩也照常地快活，而且智慧的窈兒越開得多了，她懂得那花白貓是小貓們的母親，把鮮花兒佩在鈕扣上叫做好看。

父親依着當時的約言，隔幾時就跑來看珩。他同那男子本來是朋友，一壁又明明有「我們當然還是認識的人」那句話兒在，友誼的訪問自是很尋常的。

他來了就同那男子閒談，否則拉住了珩這樣那樣逗她說話同玩耍。最少交接的却是「還是認識」的那個人。彼此似是而非地打個招呼，說些「你來了」「喫過飯了」之類的短話以外，就默然了。

從他的外貌看去，顯然和以前不同了：衣服上摺痕幾乎遍滿了，還不想去用一回熨斗，油跡之類也能够容忍下來，不復有非去不可那樣的痛恨；爽利的談鋒鈍起來了，說了

幾句之後，往往突地頓住，似乎還待思索的樣子，可是終於不再繼續下去，除非說到別一個端緒上去；濃黑的雙眉時時蹙成一線，含着十足的憂鬱的氣分，就是在露齒地笑着的時候，在與珩玩得比較暢適的時候，聲音狀態之中，這幽鬱的氣分也可以清楚地辨出。

最敏銳地感覺他這種變化的自然是她了。猶如一件東西一般，經時的遠離之後，本來熟悉的那些環點，漸漸在記憶中間模糊了；她有時忽地起念，以為「從前所謂氣味不相投的話不要是個幻夢吧？他的具體的毛病，究竟是些什麼呢？」這種想頭直同電掣相似，剛一想着，現實立刻告訴她想着沒有什麼益處。但是一看見他，感覺到他的變化，不禁又自發奇異的疑問，「假使我不先開口呢？……假使我不先開口呢？……」

一天上午，明朗的日光照得室中樣樣都新鮮。珩坐着小椅子在弄兩片小銅鈸，時或拍着，發出清脆的聲音。母親就坐在她的背後，看新寄來的雜誌，但是心神仍無形地撫護着她。

「爸爸，你來了！」珩看見他走進室來，用熟習的嬌嫩的腔調喊出來，就放下銅鈸奔

了過去。

他手裏提着一個紙包，硬硬的，裏邊包着長方的匣子；一手是一束粉紅的薔薇，帶着芳春的气息。他歡喜地答應了；但笑容立刻收斂，如舊地蹙起雙眉；兩手抖抖的，見得他的心緒並不平靜。

「這個給你的，」他把花放在桌上，解開紙包的匣子，取出個紅衣粉腿的玩偶來授給珩說。珩接了樂得不知怎樣才好，只咬住舌尖把這玩偶端相。

他又取一朵半開的薔薇給她佩上襟頭，說：「佩朵花，你好看，今天你的生日……」他本來想用柔和的慈愛的聲調對她說，却不料乾澀得不像一句話；淒然的目光不忍看她的可愛的臉，便移向窗際，對着眩耀的陽光。

珩忽然覺醒似地，回身奔到母親膝前，獻呈戰利品一般，高高擎起那玩偶，又挺起胸襟說：「媽，看！爸爸給，爸爸給……」

母親沈入凝思之中了，新到的雜誌早已潛臥在椅子的角裏。她原也記住今天是珩

的生日——一個寶貝就在這一天獲得，怎麼能够忘記了呢？但是，除了記住，她不會想到旁的。現在看見贈物佩花的情形，聽着「爸爸媽媽」的稱謂，立刻如通了電一般，當時的情愛，好好的結了果，誕生孩子的痛苦與歡喜，以及隨後種種，鬚鬚一幅幅的圖畫，同時涌現於腦際；逐一復看，引起酸酸的傷感。奇異的念頭又萌生了，「這一刻如其來個不相識的人一定以為這是一個家庭，爺娘給孩子祝壽呢。」却看見珩仰着的小臉儘是湊近來，帶一稱希望讚賞的神情，便把她擁着，隨口說：「很好，這個小弟弟。」

他回頭來看母女兩個，似問詢又似自語地說：「不在家麼？」

「他去看個遠方來的朋友，一早就出去了。但是，你何妨坐坐呢。」

他沒有理由說不必坐了，便近窗坐下。看她微腴的面頰，烏黑的鬢髮，受着陽光的映照，更比平時光豔；眼睛只是下注着珩的頭頂，分明欲避離彼此的對視。

「今天是生日，你記着，你是足足的三歲了。」她吻着珩的頭頂說，非常柔和，有如唱眠兒歌。

「珩神往於新鮮的小朋友了，相着，抱着一會兒又摸他的小腿，同他喃喃談話；是生日是三歲了的話，竟沒有留心的餘裕。」

「是三歲了！」他順着她的話，這樣僅在喉際咽氣似地說。

但是她聽得很清楚，使她更增加自己也分辨不清的愁思。涌在心頭的話語終於流矢般說了出來：「你覺得自己越來越憂傷麼？爲什麼要這樣子？」

他看一看她，淡然說：「我不覺得。」

她把下注的眼抬起來望着他，剛巧與他的眼光相接，立刻又逃避似地低下來說：「未必不覺得吧。我好久要向你說起了。你從前不像這樣子。」

「天下的事情什麼都會變化，就是從前的日子，又何嘗像現在的日子……」

「變化自然是擋不住的。但是，像天光一樣，總願牠從陰轉晴，不願牠從晴轉雨。你却爲什麼越來越憂傷呢？」

「生活不能沒有個方式，憂傷也就是生活的方式。」

「那麼你明明覺得的了。」

「覺得同不覺得有什麼兩樣呢！——然而也有，就是覺得了又多這麼一條心思牽住在心頭。我還是算作不覺得罷。」他強作自慰，笑了。

「沒有法子寬解麼？」

「寬解麼？我沒有想到。被拋在渾水裏的泥鳅，只知道往下往地鑽，幾曾想跳出了渾水呢？」

她感覺這話特別刺耳，不經思索地突然問：「你怨我麼？」她推開珩站起來，如欲走向窗前去的神氣，但又縮住了。

他聽說很覺震動，因為這是豫料不到的一句話。中間含有不少的，總之可以心感的滋味。頓了一頓，嚴正地說：「我有什麼怨的！」

她盼望的而且豫揣的差不多就是這一句。慚愧同感動融和在一起，胸口覺得略微壓緊了。又追問說：「爲什麼不怨呢？」

「我了解人家的意思，我尊重人家的意思，我決定怎樣生活，一切責任都擔在自己  
的肩上。假若又去怨人家，不是給自己搗亂麼？」他說了，透一口气，似乎一年半以來從沒  
有這麼舒暢。

一滴眼淚從她的眼匯裏滴下來了。一種力量推着她，要她走前去，但是另外的一種  
力量把她拉住，告訴她無論如何這是不應該的。話語又留不住地吐出來了：「請你再說  
一遍，老實地，你真不怨我麼？」

「當初過得好好地，自然不怨；後來呢，剛才說過了總而言之，我確實不曾怨過你。」  
他說得異常懇切，把平時憂傷的氣分換來了跪對神壇似的虔誠。

她聽着，三脚兩步走前去，染了風狂似地，什麼力量也拉不住她了。  
她回轉頭來，看見窗前日影中兩個人影密貼着，是媽媽同爸爸。

十一月十二日作畢。



## 在 民 間

她們兩個同坐一輛人力車，眼看着那車夫醬赤的背心在前面跳動，心裏各懷着新鮮的好奇的差不多感動到可以流淚的情味。靠左坐得較深的一個，臉面呈圓的意象，顏色帶黃白，眼睛略低陷，時作冥想的凝視。又一個的膚色却頗榮鮮，齊耳的短髮烏黑有光，微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露出整齊的牙齒；她闊起一條腿，挺直身子坐着，一手握着她同伴的手，大有昂然的氣概。

整齊的市街走過之後，道路就很不平，大塊小塊的石頭抵着車輪，車身只是左右顛動。焦灼的太陽直射下來，四望一切，都如僵化了似的；這邊那邊的廠屋，小株大棵的樹木，乃至路旁的叢草，泥潭裏的積水，沒有一樣動一動的。來往車輛很少，行人也不多見。有幾所

空闊的破屋的門前，騎着幾個幾乎全裸體的化子，睡得很酣然的。車夫背心的汗滴漉漉地，一條條的發着亮光。

「這天氣熱得可厭！那靠右坐的略微感得煩惱，舉手按着頭髮。但是隨即想到這種煩惱是可鄙的，這點熱已經當不住，還幹得什麼事！便一意把牠驅逐開去；最好的方法自然是換一方面思想，因問她的同伴說：『你看要不要把工人的使命是什麼也給她們講一講？』」

「你預備怎樣地講工人的使命這一個題目？」那位同伴沈靜地轉過臉來。

「救國，救民族，不是只需少數人努力，是要大家努力才行的；勞工是我們裏頭的大多數，責任當然不輕。這個意思我本來要給她們講的，但不是我所說的使命的話。」

「那末怎樣講呢？」

「我要從文化上邊講。自來所謂文化，如其說屬於人的，不如說屬於特殊階級的更為確當。認識文化，享用文化，在一般人至多只有一點一滴的沾潤罷了。這是社會的病態，

歷史的出軌，工人的使命就在醫好這個病態，修正這個軌道，開出一個新的局面，使文化成爲屬於人的，一般人的。」

「我贊成你的意思。」

那圓臉的說着，緊緊握住同伴的手腕，表示她的誠摯。接着又說：「從今以後，我們混和在她們裏邊了，猶如鹽粒溶化在水裏。我們想到什麼，就該給她們講起，彷彿對待親愛的姊妹和知心的朋友一樣。」

「豈只我們講給她們聽，她們可以講給我們聽的正多呢！」那靠右坐的說至此，愈益興奮，舞動兩臂說：「她們也有潛隱而可貴的心靈，她們也有獨到而深切的見解，她們有熟練的技術，有……總之，她們有她們的生活，足殼我們去了解 and 識知呢。」

「那自然。」那圓臉的顫着頭，彷彿表白說她原是這麼想。她又申說：「給她們講講只不過是一端而已。該括地說，我們要同她們一起生活了。從此再沒有什麼『她們』『我們』的界限，說起『我們』我在內，你在內，現在正要去見面的那些人也在內。」

「對啦，都是我們，都是我們！」靠右坐的高興得很，這樣喊了出來。一轉念頭，帶着一種處女的嬌憨的神情說：「我覺得同她們一起生活是完全辦得到的，毫沒有困難。你看，這麼粗的夏布衫，這麼蹩腳的白布鞋子，我都穿得來。前天下午，房東家的用人不在家，我要喝茶，就提起水壺出去買開水，裙子都沒有穿，也不覺得什麼。」她說時，極快地在腦際閃現的是關在窩樓箱子裏的幾件絲織物的衣服，藏在母親首飾匣裏的幾件針環釵釧，以及家裏兩三個女用人斟茶盛飯，疊衣理被的辛勤。但是，她相信那些完全是不足道的，只希望以後再不會想起。

她的同伴却微笑了，說：「像這樣，固然和她們的生活差不多。但是尤其重要的，在乎能同她們一樣，自盡可能的力量，一方面就取得所需的口糧。工人的可貴，全在這個上邊。我要走向她們裏邊去，也全在這個上邊。」她這樣說，帶黃白的臉上略泛紅色，一半因為天熱，一半就是熱情的表露了。在她心頭，熱情的熾盛却遠過於表露在外面的，她祝福似地自語道：「勞工，我將全部的同情，整個的生命，都獻與你了！你該伸出兩條臂膊來，你獻

迎我，你把我抱入你的懷裏！」

兩人忽覺身軀往前一頓，幾乎跌將下來。查察之後，知道那車夫體力不濟了，右腳着地不穩，致步調失却平衡，幸而左腳馬上略穩了，沒有跌倒。兩人同時感到一種負了人家的慚愧，以爲本來就不應該兩人一車，又況是這麼熱的天氣，這麼遠的路途。看那車夫滿背通溼，兩個臂彎烏翹翹起，顯見手掌在十分努力按住那車柄，他又時時挺直了軀幹透氣，行走作搖擺的姿勢。

「停下來罷。」那圓臉的耐不住，便這麼說。那車夫聽說，如受了催眠，就放下車柄，解下圍在腰間的一塊烏黑的破毛巾，只顧向臉上臂上背上揩抹，也不想起早先講明的地點還沒有到。他回轉身來，兩個乘客見他的前胸起伏得很厲害，包在皮肉底下的條條的肋骨顯得很清楚。

那靠右坐的先跨下來，取出超過論定的數目的錢給與車夫，還伴着一腔抱歉的意思。那車夫攤開手心接受錢，略側轉頭相了一相，就藏在車子坐墊的底下。

兩人各伸展兩臂，轉動身軀，以舒蹇坐半晌的困疲。道路被晒得發燙，踏着，腳心感得不舒服。路旁田裏種的棉，綠葉子委垂下來，嫩芽頹喪地低着頭。望前邊，不到一里路的地方，聳起幾所三層四層的大廠屋，鐵版窗一齊關着，高高的煙囪寂寞地立在那里。隱隱聽得有許多人聚集的囂聲。那短髮的有希望見了家鄉一般，歡喜地說：「不遠了，就在那邊，我們趕快走罷！」

那位同伴雖然不說什麼，心裏却也感動得厲害；想到新鮮的境界，理想的生活，馬上要展開於眼前了，一種異感便侵襲着她，使她舉足振臂，都有點飄飄浮浮的樣子。

前面走來三個男子，青布的衫褲，粗舊的草帽，是鐵廠的工人。他們看見她們兩個，彼此看了一眼，相互表示能夠斷定她們爲什麼來的。其中一個酒糟臉滿腮短鬚的便帶着很醜的笑臉說：「兩位女先生，你們來發工錢的吧？」

又一個瘦長臉的以略微狡獪的神情接着說：「不够呢，一個禮拜一塊錢。勉強強強苦過活，總得三毛錢一天。大家要義氣，要齊心，原也曉得；不過肚皮總不能教牠餓得太厲

害。」他說着，身體略作搖擺，很合式的，是所謂「老弟兄」的風度。

「不是的，我們不發什麼工錢。」那短髮的女郎隨口回答他們，不傲慢也不謙和。她那同伴却微感不舒快，有如好夢裏忽然來一個不很可喜的消息；她聽那「女先生」的稱謂頗覺刺耳，而且接着又是一聲「你們」。

「她們不是發工錢的。那末不用向她們說了。」那瘦長臉的工人這麼說，兩手搭上兩個同伴的肩頭。他們就踉蹌地走去，頭也不回，三團很短的影子跟在他們的腳後。

她們兩個經過了一條兩塊石版的小橋，路略一曲折，廠屋前的曠場就在前面了。男男女女的工人們在場上行動，四五個一起，十幾個一起，有如寺廟的會集。賣西瓜黃金瓜的，賣牛肉湯豆腐漿種種小食的，各用他們特異的腔調叫喊着，趕這臨時的市面。蒼蠅也來趁鬧熱，從瓜瓢飛到牛肉，又從牛肉飛到積着污水的泥潭，營營地很見忙亂。

有幾個工人先看見跑來的兩個女郎，眼光集注於她們；同時全場的人受着暗示，一齊回轉頭來，有一部分人便不自覺地移步向前迎上去。大眾心頭差不多都在想，「這才

來了。」

迎上去走在前頭的是兩個女工，都是十七八歲的樣子，淡青的夏布衫，光潤的髮辮，面目開露着聰明的表象，可是都沒有處女的腴潤的膚色，那較低的一個尤其萎黃得厲害。他們兩個臂挽着臂，帶着似乎羞澀的笑容，立定了問說：「兩位女先生，現在就發工錢麼？」

短髮的女郎隨即回答，用教師撫慰學生那樣的溫和的調子：「我們不是發工錢來的，發工錢的大概隨後就來了。我們要同你們女工友談談，告訴你們一些事情。」

「哦，是演說給我們聽的。」尤其萎黃的那個女工自言自語說。

跟在兩個女工背後的好些男女工人便嘍呢起來，音響是很模糊的，但可以辨出含着失望的意思。他們十有九個滿面沾着汗，衣衫也黏貼着皮膚。

那位圓臉的女郎看見這滿場的勞工，不由主地想，此時此刻，自己開始來到勞工的隊伍裏了；久久的尊崇，久久的盼望，居然會有今天：這才使情緒愈益緊張起來，心頭酸酸

的似乎要哭的樣子。

那較高的女工伶俐地又問說：「兩位女先生貴姓？」

短髮的女郎感覺這帶點因襲的腐氣，使用爽直的口气回答（先指着她的同伴）

「她姓姜。我姓龐。」

「我們姓朱，姊妹兩個，是工會裏的糾察員。」她們左臂上都束着一條白布，是糾察員的標記。

「現在就請女工交聚攏來談談，行麼？」龐懷着一腔的意思，又豐富，又熱烈，不吐不快，故而高興地這麼問。

「什麼時候講都行。這裏太陽曬得太厲害，還是到那邊廠房的東面去。」朱姊承應了，又提高了喉嚨喊：「紗廠的女工友們，統到廠房東面去，聽兩位女先生演說呀！」

「廠屋東面去呀……去聽呀……又要聽了……」一陣婦女的聲音應和着，在曠場的空空中佈散開來。綴着髮髻的背影便一羣羣地移動。當然，裏頭也混着不少的男工。

姜聽着看着，自己也莫明所以，更甚的一陣心酸，眼眶裏噙着眼淚了。覺得不好意思，便低頭跟着龐同朱家姊妹走去。

這所廠屋是四層的，所以東牆下已有一丈光景的陰地。站定的羣衆聚集在這陰地上，望去也頗擁擠，有二三百人光景。煩碎的說話聲同嘻笑聲繼續不息，有如晴朝檐前的羣雀。咬西瓜塊吃花生米的也有，相互頑着至於擰耳朵的也有。

龐姜同朱家姊妹從人叢中擠進去，左右都撞着人家汗溼的臂腕同衣衫，直到牆下。這牆開着很大的窗洞，墨黑的鐵版窗密閉，使人想起監禁死囚的牢獄。許多水泥桶豎擺在窗下，又橫臥着好些木板，可見將有興築的工程了。

龐自覺體內蘊蓄着一種非常的勇氣，矯健地，一腳踏上木板，又一脚便跨上一個水沉桶，身子輕捷地這麼一聳，旋轉來，幾百個仰起的面孔便在她的下面了。並不做作地顛了顛頭，正要開口，在前排的一個婦人却先開口了：「先生，先生，上禮拜發工錢，我沒有知道，在家裏看兒子的病。後來聽得人家領到了一塊錢，我沒有領，急得幾乎斷了命。先生，我

們苦呢。十四年的寡婦，上禮拜兒子發痧，險些兒那個。先生，你們是好心腸的，這回大家歇了工，就弄錢來給我們。你們好心腸要好到底，我們上禮拜的一塊錢總得補給我們。」她說時，乞求的眼光仰望着龐，故意皺起眉額的部分，表示她的哀苦。

一個軀幹很大，面孔略帶狡獪的老太接着說：「你們要知道，一禮拜一塊錢不夠的，我們在廠裏掙十二塊一個月呢。至少兩塊錢一禮拜。還有，你們的錢要弄得多一點，不要發了這個禮拜下禮拜發不出！」她說到末一句，簡直帶着玩笑的神情。

這兩人的開口把本已沈靜下來的羣衆的聲音又揚了起來，而且比剛才更爲宏大。臂纏白布的糾察員帶勸帶禁阻地來回示意，輕輕地說，又連連搖手。

龐略微感得無聊，只得竭力提高喉嚨答復那寡婦同老太，說補領的事總可以的，只要上禮拜確實沒有領；至於多少錢一禮拜，專管這件事的人自有通盤的計算，況且這回歇下來，本是爲着大家爭口氣的。說完以後，看她們同其餘的人還想搶出來說話，就急忙轉到剛才預備開口說的那一段話上去。「各位女工友，我們工人身上的責任不輕呵！……」

聽衆覺得這話兒很突兀，用駭愕的眼光看着她，同時不免又切切地談說起來。

龐立刻明白她們爲什麼這樣子，心頭自語，「你們以爲我的話可怪麼？我是你們的，完完全全是你們的！」

聽衆的囂聲續續不歇，糾察員也沒有甚麼效用，這使龐不得不改變她的論題。她高舉兩手，聳起身軀，發出尖銳的聲音說：「各位女工友，請你們靜一靜，現在我們有更緊的話講！」

囂聲如殘雨一般，漸漸收斂，一分鐘的工夫，居然可以聽得見那邊樹上的蟬鳴了。龐便給她們講羣衆聚集，聽人講話，爲什麼應該寂靜；聽了之後，到底有什麼好處；假如不聽，又有什麼喫虧的地方。她演講時，眼看着下面的聽衆，不自主地要把一個個詞兒逐一考查，不讓牠們隨便漏出。考查的結果往往是不很適用，却又找不到個適當的代替——譬如說「秩序」不妥當，該怎麼說呢？說「團體生活」也不妥當，又該怎麼說呢？——而說話須

趁勢，不能停頓下來，終於只得把那些不很適用的混用了，將就過去。這自然覺得不暢快，有如喫東西喫噎了似的。

忽地，路上跑來幾個女工，幾經傳語之後，大眾就開口發話，帶着憤憤的腔調，糾察員大多匆忙地向路上跑去，似乎將去應付非常的事。演講的空氣就此被衝散了，誰都忘了剛才正在聽一個人講話。

「好細！好細！……把她關起來！把她鎖起來！……重重地請她喫一頓嘴巴，好教她知道做得錯不錯！……不客气，打死了她也不罪過！……」少的老的中年的女工們義憤地這樣喊出來。

「什麼事？」龐停頓了所講的，詫異地這麼問。她略微皺着眉頭，幾縷短髮飄散在額際，身體略低俯，像一個很好的雕像。

一個從後面擠向前來的三十左右的糾察員表示殷勤地回答：「沒有什麼，她們查出了一個工賊。她也是我們的同夥，這幾天也常常來聚會。但是她壞得很，知道了我們的

情形，都一五一十去告訴廠裏的頭腦。我們本來就有點疑心她；現在竟拿到真憑實據，她正從頭腦的後門口鑽出來。」

「這樣的人就是把她打死了也是活該！」這是另外一個人的聲音，比剛才那個糾察員柔美得多，但是掩不沒她不平的氣分。接着又轉為感激的語氣說：「你先生想，像你們先生這樣，本來在學堂裏念書的，不愁喫，不愁穿，正像天上的仙人；現在我們罷了工，就跑來替我們想法，弄錢給我們，對我們講許多的道理，這樣的大熱天也不怕。她原是同我們一樣的工人，倒作我們裏頭的好細，一點義氣都沒有。先生，你應該不該給她喫點苦？」

龐聽說覺得爽然，初不料在她們看來，自己是「天上的仙人」，自己的到此猶如慈善家突着肚子跳到貧民窟裏！不禁喃喃地說：「我們是一夥兒……」但是這一句的音響並沒有滲入羣衆的耳朵；羣衆只接着剛才發語的那一個呼喊說：「自然要給她喫點苦！我們去看呀！」大家都回轉身來，推着擁着，向路上走去。

龐站在水泥桶上，望着無數承着陽光的移動的背影，頗感淒然，似乎她們全是掉下

了她而去的。同時一種鄙薄自己的心理又涌了起來，以為這也值得感觸，那就什麼事情也幹不成了。便故作從容地跨下地來，拉住站在旁邊的姜的手說：「可惜你沒有來得及講。」

姜正是喪失了自己一般，悵惘到心頭空虛，聽龐這樣說，茫然回答：「我本來沒有什麼講的。」

朱家姊妹兩個便笑顏相向，表示十分的親熱和恭敬。那姊妹說：「站得累了，請兩位先生到我們家裏去坐着歇歇罷。也可以喝一點茶。」

那妹妹補充說：「你們也難得的。前天有兩位先生來，也到我們家裏去。好在並不遠，只有一條街呢。」她萎黃的臉上露出一種熱望的神情，見得她這講求是她的野心。

這個給與龐新的鼓勵，以為雖然懷着一腔的意思沒有拿出來，但是只要等着機會來到，自有拿出來的一刻；而現在跟着朱家姊妹回去看看，也許會有其他的滿足，而且也未嘗不是一個機會。便高興地看着姜說：「我們去坐坐吧？」

姜無可無不可地顛顛頭，望着散在場上走在路上的那些背影，似乎心有所想，但是又摸不清想些什麼，彷彿像是「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這一個意思。

於是她們四個也向路上走去。龐昂然舉步，身軀搖動着很自然的姿勢，右臂挽着朱姊；朱妹貼在她的左旁；姜並着朱妹，略微落後，眼睛凝視前方，兩手自執着，像個獨遊的騷客。四條斜長的人影畫在她們腳趾前面的路上。

十一月廿九日作畢。

## 晨

黃狗站在橋上，挺直頭頸一連地叫，聲音如作於大空罐中。牠的一雙眼睛釘住在橋墩那人家當街的窗。

窗共六扇，是白木抹桐油的，積年的灰塵染上，就成黑色；而且接筍地方也鬆了，仔細地看，可以看出已是斜方形；又有條條的裂縫。只靠右的兩扇筆直開着。淡青色的晨光給與橋頭的一切，如石闌干，柳樹枝，一帶參差的房屋，一條石子路等等以明顯的輪廓；漫衍到開着的兩扇窗子之內的却還微薄，望去只見一方的昏黯。

橋下泊着的低篷船裏冒出青煙來了，沒有風，輕輕地往上裊，與倒垂的嫩柳條糾結起來。

「喲，不好了！」李家娘出來倒垃圾，將畚箕肚皮向天這麼一翻，看所有垃圾跟着河水流去，覺得舒快，彷彿多年的窮運也混在裏頭流去了；轉身來，眼睛不安分，却看見了那兩扇開直的窗，禁不住心頭突突地跳起來。

她回頭看橋上的那條黃狗，黃狗對着她告訴什麼似地叫，而且就跑了過來。她覺得自己並不孤單，仰起了頭喊，「財源嫂，財源嫂，賊骨頭到你們家裏來了！快起來看，財源……」

她又覺悟自己的喉嚨比不上那幾扇板門，就舉起手掌敲板門，同時喊說：「賊骨頭到你們家裏來了！財源嫂！財源嫂！」

黃狗更提高喉嚨附和着。橋下那船上一片蘆篷移開了，探出一個頭顱來，盤着濃黑的太髻。

「什麼？」財源恍惚覺得這件事情與他相干，但眼睛還是張不開來。「喂，你起來！」就用右脚擦過去。

右脚擦過去却不對了，空空的，又覺得有點兒寒，那個溫暖軟和的肉身體到那里去了呢？「你發瘋麼？你聾了耳朵麼？老早偷偷地跑起來，喊你又不答應！」這才張開眼睛。蚊帳外桌子板凳竹箱之類都如平日的模樣，但是有點異樣，承着滯白帶青的光，隨即看到開直的兩扇窗。

「賊骨頭……」和着連續的狗嗥聲。

「阿！」財源忽地跳下牀，開那竹箱看。趙二奶奶的華絲葛棉襖在，王小姐吃喜酒的紅裙在，這一段，嚴家的，這一段，宗家的，——他想賊骨頭沒有進來成，應該謝謝那條黃狗，就穿起蓋在被面的黑布棉袍，抽空還打一個呵欠。

「財源嫂嫂……」板門聲就在腳底下，週身覺得震動。

財源記起來了，拔脚奔下樓梯，凝着眼力在昏暗的屋中四處看。

李家娘聽得樓梯響，停手說，「且開門！」那黃狗也就住了嘴。

「開了。」財源雖然答應，却回身趕到後間。鍋竈桌子碗盤等不聲不響伏在那里，但

是沒有她半個影子。

「會有這回事吧？」他覺得心蕩，猶如一般竄上樓。從牀底下拖出個紅箱子。開來看時，只聞到一陣陳腐的氣味，什麼東西都沒有。急忙鑽進蚊帳，翻起牀褥檢尋那藥包紙包着的兩個金約指，但是也毫無蹤跡。

「她逃了！」他跌倒似地靠在窗關，聲音帶着哭的意思。這時候李家娘旁邊已經來了財源左鄰黃老太，從賭場裏出來的木匠阿榮，他們都仰起頭，看見財源衣襟敞開，露出瘦黑的胸膛，大家似乎一凜。

「他自然逃了。我出來倒垃圾，頭一個看見，你們兩扇窗開着，就打門叫喊，那知他：

：」

黃老太等不及她說完，「頭一個看見就是了。到底偷了多少東西去，你看了沒有？」

「不是的。」財源迷惘地搖頭。

「沒有偷失東西麼？」那是阿彌陀佛了。」黃老太閉一閉眼睛又睜一脛脣，把安慰嚙

入肚裏

「你沒有看得仔細呢；賊不空手，那有不偷東西就走的！」李家娘不願意她發見的竊案是沒有偷失東西的。

「東西都去了，是她的……」

「我原是說賊不空手。」李家娘搶出來說，眼光斜射到黃老太；同時黃老太吃驚地喊「阿！」把才嚥下去的安慰吐了出來。

「人也去了，是她。她逃走了！」財源兩手抓住一頭的亂髮，面孔皺得像胡桃殼。

從財源的語調裏，樓下的三個就明白他所謂她是什麼人，各人的念頭立刻換個方向。李家娘想財源嫂嫂——簡直不配嫂嫂，那個女人——原來這樣輕的，骨頭沒有四兩重，背了男人就逃！她又想到自己，男人死了十七年，獨個兒住，也沒有跟人家逃。黃老太想着自己的小媳婦同那個女人很好，常常約回到中市洋貨店裏買洋襪花手巾，覺得很可擔心。木匠阿榮則彷彿心頭一鬆，輸去「兩隻羊」的事情幾乎不在話下了。——她果真做

出來了；看她那樣子，不像個清水貨！無非是假正經；看着她，她眼睛看鼻頭，引引她，她不給個回音，無非是假正經。只不知那一個短命的小子把她釣走了。哈，你細眼削臉的小裁縫，你是一個烏龜，永世不得翻身的烏龜了！阿榮想得有趣，不禁喊說：「喂！人已經逃了，還不爬下來追去，難道等她自己回來麼？」

窗闌上財源的上半身縮進去了。這時候低篷船上那個盤着濃黑大辮的從石埠走上來，帶笑着看阿榮，露出舊象牙似的兩排牙齒，希望他再有什麼好聽的說出來。

那邊來了上茶館去的趙太爺，上唇的鬍鬚亂草般橫披着，近乎浮腫的臉皮一步一抖動，手托一個銅水煙袋，因為絨繩結的套子丟了，暫時用衣袖襯着。他一路吐痰，一口吐在自家的階石，一口吐在河裏，一口「撲」，剛巧吐在一家門上。「姜太太」在此，「太」字的一點上，——喉嚨頭越來越鬆爽，簡直像才通過的煙囪；又看看關着門的一排瓦屋，綠意未濃的幾棵河邊樹，以及露水還沒乾的石子路，覺得清靜安適得很，悠然地，自以為這就是享福。及望見幾個人聚在這裡，知道總有點新鮮戲文，一隻垂下的衣袖管就前後揮動起

來。

「什麼事情？」趙大爺站在阿榮同李家娘的中間這樣問，並不對準誰。接着回轉頭去，「哈嘆」又是一口痰。

阿榮感到一種微淡的壓迫，使他不十分自由，因為這問話同「哈嘆」的調子，簡直是鄉董的派頭。「這裁縫的女人跟人逃了。」他回答，眼光避在一旁。

「小圓面孔，雙眼皮，靠在作檯橫頭作活的，是她麼？」趙大爺張大眼睛，對幾個人一個個看過來。看到盤濃黑大辮的，那人倒退一步，依然露出舊象牙似的兩排牙齒。看到阿榮，阿榮待要開口，趙大爺的眼光已經射着李家娘，李家娘顛頭說，「唔，是她，是她。若講標緻，她也算得一個；廟場上做戲時，她梳得油光的頭，截齊的前劉海，青竹布衫，玄色縐紗背心，身段又俊俏，走過去帶一種鋒芒，誰不要多看她幾眼。可惜標緻壞了！今天不聲不響，丟了男人就逃！」

「這又是輪船害人！」前幾年鎮上紳商主張通輪船的時候，一部分紳商出來反對，

趙大爺是反對派中的激烈分子，甚至罵列名為發起人的學務委員「你是豬豬！」但是發起人募足股本，汽號在東柵頭響起來了，反對派也就不再開口。趙大爺只巴望反對派大衆一心，死也不踏上輪船；那輪船則給河底的石頭撞幾個大窟窿，讓愛趁輪船的人嘗嘗滋味。可是反對派的節操不很可靠，居然有買了煙篷票坐房艙的了；而船身終於沒有給河底的石頭撞破：這在趙大爺是不可說的懊喪，一想起時，就覺不平，就覺自己一點也不享福。除了隨時發洩之外，一方面自爲寬慰，「讓他們趁輪船，我總趁航船，」雖然他本來不想到別處去。現在聽說女人逃了，念頭走熟路，立刻就想到輪船。「你們看近幾年來，小姑娘嘻嘻哈哈在街上亂跑，知道她們幹些什麼，十六七歲在娘家的女孩子，却已突起了肚皮，無非是輪船害人！本來不便，不便就很好，要牠便幹什麼！他們不相信，定要行輪船，以爲這才到上海去方便。好，到上海去固然方便了，上海東西來也很方便，香煙來了，洋布來了，軋妍頭來了，什麼東西都來了！女娘們同男人家吵嘴，動不動就說要到上海去，這是什麼話！却有嗚嗚嗚嗚叫着的輪船替她們抱腰，讓她們說來挺硬。這裁縫的女眷，又一定是

趁早班輪船走的。」

黃老太斜着眼看趙大爺，黑鬚叢叢的嘴，心裏也想輪船這東西的確不好，三角錢買票子，還要小帳，航船就只一百四十文。阿榮却靈機忽動，走前一步，豎起了大拇指叩板門，「喂，朋友，出來呀！趕到東柵頭去看呀！倘若輪船還沒有到，就把他們一把擒住！」他這樣說，英雄結密扣短襖嵌花快靴的武松的小影浮在眼前了。一把擒住了以後，當然是兩個無恥的狗男女脫得赤條條，一顛一倒網着，由弟兄們擡着遊遍全鎮。

李家娘頗看不起阿榮，幾乎努着嘴說「你在做夢！」但縮住了；「輪船早來了，我穿好衣服拔第二隻鞋子的時候，正聽見嗚嗚嗚地叫。」

「我也聽見的。」盤濃黑大辮的這才有機會插一句，却覺胸口鬆爽不少。

「裁縫家裏還有什麼人？」趙大爺又並不對準誰這樣問；便從衣袋裏摸出一根紙煤，再摸出自來火盒，「擦」把紙煤點着。

「沒有，只他一個人在裏頭。」李家娘說。

「他爲什麼不出來？人逃了總得弄回來。」趙大爺說了，蒲盧盧吸他的水煙。

「不錯，總得開門出來。關緊了門，還在牀角落裏尋她麼？」阿榮覺得勢頭又振作起來，又打門說，「朋友，你且開門！」

李家娘也用勁喊，「財源，財源，你出來呀！」

接着是一個靜默。幾個人都對着板門看，似乎板門在他們面前擴大起來，遮掩着。本將要開場的戲。黃狗在這人的腳邊嗅了一會，便躺下來搔白毛密覆的頭頸。

門呀……開了。財源跨出門限，兩臂直垂，就這麼站着；一會兒，又狠命搔亂髮底下的頭皮，眼睛瞪視着剛受初陽的橋欄說，「她去了！」衣服依然不曾扣上，扁平的胸部起伏着。

「昨天夜了，我還看見她出來提水。」黃老太見財源可憐，因而感嘆事情變得太快。

「他昨夜裏還同她一牀睡覺呢。」阿榮說，說了覺得很舒服，酥酥的，軟軟的。

趙大爺兩個指頭夾着紙煤，仔細地把財源上下打量，似乎要從他身上考查出倒運

的所以然來；但隨即拈起紙煤湊近嘴邊，却問，「你一點也不覺得麼？」

「嗤！」李家娘冷笑。

這時候又來了幾個人，差不多成個半圓的圈子，財源是他們的中心，黃老太的小媳婦也在裏面，正扣襟上的鈕扣，阿榮同趙大爺的臂肘旁邊，則伸出個頭髮修成盆景細葉菖蒲式的頭顱，仰起來，眼珠醞落，嚮落相他們兩個的臉。

「他日裏辛苦，夜裏睡得太熟了。」黃老太代財源解釋。

「不是的！」趙大爺表示感得麻煩。「我說的是，他平時不覺得她懷別條心腸麼？」

「那倒不曉得了。」黃老太咕嚕着說。「不過我們只看見他們在一隻作檯上作活，却不會聽見他們淘過氣。李家娘，是不是？」

「他們在牀上淘氣，我們那里會知道？」李家娘駁說。

「沒有，真的沒有。」財源開始堅決地說。「她說做裁縫太悶氣，一天到晚死坐着不動一動；我說這叫生意落在其中沒法想，好在你只幫我做少些，你還有別的事，不用一天

到曉死坐的；她也就不響了。後來她又說悶氣，我照舊對她這麼說；從來不會相罵過。」

「喔，記得了，只有一回。」他立誓一般繼續說。「是去年的秋天，廟場上將要做戲，她說要做一件縐紗棉襖，我說開年再做罷，她就哭，罵我……我也罵了她一頓；不過到明天就沒有這回事了。」

「本來，像財源這樣的，勤勤儉儉，一針一針只把錢穿進來，一個錢也捨不得化，真是個了不得的男人，嫁給他就是福氣；若還要同他相罵淘氣，那就是瞎了眼！」黃老太的意思在借此奚落她的女婿，（成天混在賭場裏，一個錢也不帶回來，又偷了衣服出去換鴉片煙吸的女婿，）雖然他現在並不在眼前。

「你的兒子就好得多麼！別說罷，還不是半斤八兩！」她的小媳婦已參透她反面的意思，就這樣想；從眼角瞟過去，見她縐額垂睫，努出了下脣——又是頂討厭的努出了下脣！

「不錯呀，」趙大爺剛吸完一袋水煙，聲音跟一陣白煙一同散播。「這樣做人家的

「一個男人，那女人還要丟了他，太豈有此理！——太豈有此理！」

「已經走了麼？」圈子裏發出這一句聲音。

「老早，」趙大爺鄙夷不屑地回過頭去，似乎要尋一個還在做夢的面孔。

幾個人於是從財源的身邊望到門裏去，當門一隻板櫃，有些凳子竹竿之類伏在較進處的昏暗裏，同平日沒甚兩樣；但究竟兩樣了，一個女人從這裏頭逃了出去，所以看得他們僵了背，也有走前一步，貼近財源，致亂了觀衆的陣勢的。

「也不是這麼說，」李家娘把手裏的空畚箕揚一揚。隨即想起這有點像要駁倒這「位」爺們的樣子，因彌補一句，「我並不是說您的話不合。不過老話道，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男人不成人的也很多，難道就合該丟下了走麼！我們當家的在的時候，不是牽動他死人頭皮，才叫不成人呢，空空一雙手，要吃，要喝，還要去闖禍惹事！可是我夢裏也不會想過丟了他走；小後生在門前走過，賊眼一五一十睜過來，我總回轉頭吐一口唾沫。現在他死了十七年了，我還是守着他。嚇，女人會逃走，真是現在的新法！」她說着，彷彿覺得身軀挺

得很直很高，一些人都她的下面。

「嘻，新法，新法……」幾個人響應着；趙大爺尤覺適合口味，頭略仰起，眼輕輕一閉，欣賞這一霎的愉快。

「總是這小後生長得太俊俏，把她迷得酥了。」聲音從趙大爺背後傳出。就有好幾對眼睛對準財源發亮，賞鑒他的細眼削臉。

「他們會得那一套的，自有花言巧語，各種各樣的手段。女人家吃虧的是耳朶軟。」這是纖細的女人聲音。

「說不定還是發財的爺們呢。」

「那里會！爺們不要身分了麼！」李家娘回過去就是一個白眼。

趙大爺不吸煙了，把水煙袋塞進棉袍袋裏，用審判官的口氣問財源，「你總該有數，到底她的相好是誰？」

「不曉得，她從來沒有說起。」財源笨學生似地回答。

阿榮聽了，對黃老太的小媳婦扮個鬼臉，舌頭縮進口腔時，「死」——却把烏龜兩字咽住了。

「一定是個窮鬼。」李家娘的義憤幾乎全移到男的方面去了。「知道她有幾件衣服，就騙了去吃幾天。——財源，她還有兩個戒指呢？」

「也帶去了。」

「是不是他就看中她兩個戒指！」李家娘自覺簡直有靈驗的算命先生的光榮。

於是觀衆紛紛談論帶去的衣服的名色同數目，戒指是什麼式樣多少重。又擬想如何打包裹，如何偷偷地開窗，如何接腳從窗裏下地來。

財源心亂如麻，總想不成一個念頭，不自主地說，「我們討她，化了一百七十塊洋錢呢！」

「嘻，一百七十塊洋錢到別人袋裏去了！」這腔調像嘲諷也像同情。

「我們猜猜看，這個壞蛋到底是誰。」一個沙音的說。

黃老太的小媳婦想起那一天的情景來了：兩人同到中市去買東西，回來抄近路，從田岸走。面前來個男子，不很高大，臉上却有鮮明的血色，一雙眼睛尤覺有意思；穿的是玄色布短襖，鞋襪都齊整。財源嫂嫂看見他，禁不住笑了；他也停了步，又靠近一點，問她買了什麼。她就不就告訴他，要他猜來，分明要多攀談幾句的意思。後來那男子去了，就問她這人是誰。她答說一向認得的，又說是從前的鄰舍；她的眼皮總不抬起來，只瞅着路旁串倒垂的金黃的稻穗。走了一歇，她嘻嘻地一笑，自己也禁不住的样子，說：「你看這個人怎麼樣？」問她怎麼樣是什麼意思，便又說：「沒有什麼。我們不要管他！」但靜默了一會之後，她又細着眼含着微笑回過頭來說：「他是個漂亮男人呢！」說着，頭條地回過去了。——黃老太的小媳婦想到這里，頗高興於自己的靈警，她愛他漂亮，所以走的，全本西廂記都在肚裏了，便第一個回答那沙音的的問題說：「一定是……」

「瞎說！」黃老太恨不能立刻把這亂嚼蛆的臭嘴雕爛梨似地雕去了，着急地喊出來，震動得頭顱搖搖有頃。同時一雙雙的耳朵似乎自覺豎得特別起，羣衆的圈子則漸漸

收縮攏來。「你懂也不懂得，嚼什麼蛆！你倒說說看，一定是誰是誰！」

「是誰？是誰曉得的應該說出來！」是男女混雜的聲音。

小媳婦嚙了一大口冷氣似的，表露自己的靈警的興趣早已沒有了，而婆婆的禁抑的反問却又有不容不回答之勢，只得翹了幾翹嘴唇沒意思地說，「一定是個窮鬼，我同李家媽一樣想。」

「噓！」羣衆大失所望，圈子便鬆散開些，頗有幾個人想，這真是亂嚼蛆的臭嘴。

「這還要你說麼！你實在也不曉得是誰！」黃老太雖然責怪着，實際却定心了，看看這蓬頭瘦臉的小女人，轉覺到底有點兒乖巧。

「既然曉得，何必替賊瞞賊呢！」偏有點破穴道的。

小媳婦着急了，心想大約沒有這樣靈驗的，便發誓說，「不曉得，真個不曉得，如其曉得了不說，嘴唇上馬上生個大疔瘡，不好吃也不好說！」

「哈哈……」

「噫，胡鬧！」趙大爺旋轉他粗大的身軀，舉步踱去了；他所不滿意的，是否「大疔瘡」同「哈哈哈」也就沒有人研究。

但是他這一旋轉，却攪散了他臂肘旁邊盆景、菖蒲式的頭顱裏的幻想。每天到學校同回家的路中，看見這裁縫家婆紅紅的圓臉，就想她一定在轉有趣的念頭；有時看見她的背影，鬆亂的髮髻飄到頸下，就想她一定才幹了風流事來；雖然不仔細這滋味究竟如何，但覺得想着總舒快。現在聽見逃走的就是這裁縫家婆，便想她做得加倍的有趣，加倍的風流了；固然摹擬不出個顯明的情境，却也覺周圍的人物消淡得如一層薄霧，書包裏的課本同學校裏的先生當然忘記個乾淨。直到趙大爺旋身把他一撞，方才醒悟自己是個上學去的學生；便聳一聳肩，又鶴落鵝落落看那倒霉的裁縫幾眼，於是退出圈子，踢踢踢奔了去。

形勢就不同了。尤其在阿榮，至少脫了件厚棉襖似的，週身異常輕鬆。他自開一個端說，「沒有別的話說，一定上海去的。」

「那自然」李家娘表示這是不待說的。

「上海地方去得的麼！」

小媳婦愕然，因為她正在巴望夏天快點來快點過，八月裏到上海去吃表妹的喜酒，轉眼看那說怪話的人，是一個酒糟鼻子的麻面漢，看了教人發癢，也不知什麼時候來的。

「對呵！上海地方去得的麼！」阿榮覺得這才對勁。「馬路旁邊，一間一間的屋子，面孔塗得紅紅的，像惠泉山的泥阿福，滿滿地坐在那里等生意，都是那些走失了路同跟人逃走的女人，嘻嘻，兩隻角子，只要兩隻角子。」本來是驚人之筆，不自料轉到閒情一路去。

「趁早班輪船走的，唔，今天還來得及作幾注生意呢。」酒糟鼻子有掌櫃的料度商情的神態。

財源鬍鬚覺得腳下一沈，身體突地陷落，又鬍鬚又失了一個妻子，就破口號哭起來。黃老太心軟，聽得號哭嘴脣就有點抖動，強忍着勸說，「男子漢的眼淚比珍珠還要貴，哭什麼呢！」便去拉財源散開的衣襟。

「大人馬，什麼地方去不得，她逃到那里，你能尋到那里；况且就在上海。」李家娘這樣說，拍着財源的肩，自以爲更見殷勤。

「上海去呀！就趁中班輪船。」阿榮用激勸的調子說。

酒糟鼻子狡猾地笑了，「當天趕去，也許能够原封弗動尋回來。不過……」

沙音的同聲音纖細的女人等都解頤一笑。

小媳婦却有點不相信，她同那漂亮男人要好，怎麼肯坐到一間間的屋子裏去？那漂亮男人又怎肯讓她去漸漸想開去了，想他們的地方如其容易尋到的話，八月裏定要去看看她，看她穿些什麼，縐紗棉襖做了不會……忽見財源抬起衣袖，在眼部一擦，匆促地扣好內衣同棉袍，衝出羣衆的圈子就往東跑，嘴裏恨恨地說，「總要把你找回來！」

「還早呢……中班輪船……十二點鐘……喂……」

財源頭也不回，承着朝陽的明綠的柳條時時拂着他的頭。一會兒轉南進一條小街，這黑色的背影就不見了。

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作畢。

## 微 波

一天早上，隔夜的毛雨雖然止了，空中還瀰漫着潮濕的霧氣。穿着棉衣的人在這塗滿了泥漿的路上往還，兩腳須得特別凝着勁兒，又要留心旁邊的車輛，不要被急轉的車輪濺了半身泥，因此很覺得熱烘烘地，從背心而大腿，往下直傳到十個腳指頭。但是一陣看不見的風攔過來時，誰也不能挺着不縮一縮項頸，總覺至少得加一件坎肩。

疲倦的警察挾着油布大褂在那裏發呆。一隻腳踏在煙紙店的階石上。煙紙店裏的老板娘偻着上半身，用溼布拭去櫃檯外面的泥跡，這是如飛而過的汽車的成績。她的才梳過的頭頂光滑到分別不出頭髮的一絲絲，同前劉海分界的一條白痕十分明顯，路微有香油的氣味分散開來，——警察的發呆，或許就爲着這個。對面是一家油鹽店，有帳桌

先生在那裏撥算盤珠的聲音。

兩輛人力車迎面地行動，距離兩三尺的當兒，「阿藻如——停下來！停下來！」是女人的聲音，因感情激動，聲音有點撕裂開來似的。那車夫嘴唇一嚙緊，便收住脚步，把車柄放下來。車篷裏鑽出那女人，揀泥漿較少的一個地位站着脚，一個布錢袋挂在臂彎裏，兩手舉起撫摩頭頂的微亂的髮。

藻如的車篷原沒有張起來，但他正沈入不思念的境界中，假若不是喊着，決不會知道對面來的是誰。這真是一霎的心境：起初覺得這聲音極熟，像昨天還繚繞於耳邊的，可是又覺得很生疎，有如快要消散的夢；終於恍然而悟，是憶雲！沈埋於意識之中的相思，突地伸出頭來，驅遣着兩腿，便跳下了車，泥漿濺起，染上袴管及長袍的下緣。

他很驚異，這不是兩年以前的憶雲了！豐潤渾圓的臉兒，現在變為乾黃的皮膚，細細的額紋，尖尖的下頷；晶明流利的眼兒，現在變為滯暗的眸子，紅筋的眼球，悵然的瞪視。那一對眉兒，以前伴着笑聲伴着快意總是舞得起似的，現在微微倒挂了；那一頭柔髮，以前

這樣梳那樣裝不知換過多少花樣，印過多少羨愛的目光，現在像秋原的衰草了。細小而微僵的身軀包裹在灰色曖曖的衣裙之內，顯得衣裙很廓落，如其不是當年親見，誰相信她會是健全的女性的體格呢？——他睜着雙眼只是望她，「憶雲，你……」

「你還能認識我！我以為像我這樣變得太快，你一定要認我作舊生人了。」說着，移步靠近油鹽店一面，以避行人同車輛。

藻如不自主地也移步過去，與她貼近，「那裏有不認識的就是分別十年廿年，也還能認識，何況沒有十年廿年。你想，我們的分別只不過兩年呢。」

「已經兩年了！」她感慨地說。「這兩年裏頭，你一向在上海吧？」

「不，我從前年夏天到北京去了，是上禮拜才來上海的。」

「北京去好吧？」

「有什麼好不好，隨便過活罷了。你好麼？」

「沒有什麼。」她低下了頭。

「自成也好麼？」

她點頭，頭俯得更低了，使對面的藻如看得見她腦後的髮髻。

藻如想，這又改變到性習上頭去了，十二分通脫的一個女郎，兩年以後，會變成這樣羞人得得的。因換個端緒說，「現在到那裏去？」

「買菜去。」

「這樣不好的天氣，這樣醜醜的小菜場……」

「習慣了，也就不覺得什麼。」

「每天去買菜麼？」

「差不多每天。」她厭倦地說了。忽然心頭一動，「你還住在從前那地方麼？」

「是的。」

「我要去看你，今天下午，或是明天。」

「我歡迎你。我難得出來，你什麼時候去都可以。」

「那末再見」這聲調裏帶着兩年前輕快親切的韻味。她轉身鑽入車篷，那車夫提起車柄，就一跳跳地跑走了。

藻如坐上車座，身體顫動地前進時，不免想起從前的種種。青年的華采，在當時何等光明耀，但一轉眼就暗淡了！最可驚異的是憶雲變得這樣地迅速而且澈底，現在如要尋索她的可愛之點，除了閉起眼睛從記憶裏去搜求，還有什麼法子呢！他這樣想，頗覺得傷感，彷彿這溼霧漲滿的天氣，也就是個充分的頹唐，壯盛的歡樂早已辭別了大地。忽而濃的細雨又溼下來了，黑呢馬褂袖上沾有細極不過針尖的閃光的水滴，他便伸手把車篷張了起來。在昏暗中，想到她今天或是明天要來找自己，不知將談些什麼，這又引起一種游漾無着的興趣。

前此兩三年的時候，藻如家裏差不多是一些青年男女的俱樂部，兩個三個牽着手

接着踵來了，一會兒又兩個三個牽着手接着踵去了；主人在家時固然很熱鬧的，就是主人不在家也沒有什麼，彷彿誰都是這里的主人。他們無所不談，談主義，談問題，談時事，談戀愛，談文學，談藝術，他們也無所不爲，伏在桌上寫文字，捧着硬面的英文小說誦讀，喫花生米，煎咖啡茶喝，打磕睡，呵着癢鬧着玩，有時還要打架，至於打破了眼鏡，撕碎了衣裳。他們如在柔美而朦朧的夢中，也不頌禱朝陽的早升，也不悲歎夕照的遽滅。

一天是三春的節候，溫暖的陽光薰得室內的幾個人都有些倦意。默默地從窗外送進來了香的香氣，留心着聞又沒有了。書櫥的玻璃反耀着光亮，花瓶裏一大束薔薇花臉貼臉地凝笑着。

有三弦的聲音傳過來，這樣低沈，這樣暉緩，彷彿告訴人說，報告人間運命的祕密來了。此外完全寂然，什麼東西都在春困呢。

「是算命的，我們教他進來算命玩玩。」躺在大藤椅上的一個青年說，跟着打個呵欠。

另一個青年揉着眼睛站起來說，「好的，看他怎樣地編排我們。本來大家不響，清靜得快要入睡了。」

坐在搖椅上一搖一仰的憶雲立刻跳了起來，整一整衣襟，便奔出去開那綠漆鑲花的短門。

藻如本在寫信，似乎那枝筆不大順從，寫一行要費幾回的躊躇；現在聽他們去招呼算命先生，就索性把信箋推在一邊。

好事的性習主宰着他們，剛纔的倦意被放逐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都高興地盼望那立刻要顯露在面前的趣事。

算命的由憶雲引進來了，她牽他的一根竹杖。她想起「堂樓詳夢」的戲文，「階石又是一級階石，還有一級階石，沒有了，門限，低的門限，」這樣地喊着，混和着連續的吱吱的笑。她的上體略微低俯，頭轉向後面，左臂伸張着，全體構成很美麗的舞蹈般的姿勢。

算命的坐下來，幾個人移動椅子圍坐在他的前面，憶雲搶了那隻大藤椅，因為坐

着週身妥帖，不費一毫的氣力。

青年們都爭着要先算命，但是憶雲爭得更厲害，至於伸手過去欲按住他們的嘴，不讓他們把應行報白的性別歲數等說出來，一壁興奮地嚷着，「你先算我，是女命，二十三歲。」這樣，青年們正感得趣味佳妙，快活得只是笑，只是並不堅持地爭嚷着。

那算命的是長圓如蠶形的面孔，皮膚深赤色，有如紫銅的香爐，突出的前額下面，兩顆滯白的眼球動也不動，彷彿不大新鮮了的荔枝肉，上下脣厚而緊鍊，包不沒兩排枯黃的牙齒。他依平時的習慣，用舌頭舔着上下脣說，「先算後算一樣的，富貴命遲早是富貴命。這位小姐先來罷，二十三歲，是幾月份，什麼日子，什麼時辰？」同時撥動弦線，便隆隆東隆隆地響起來。

「四月十八卯時。」憶雲不待思索地說。「你同我算罷。——別的且慢算，你要顯出你的本領高明，且先算我現在有幾個丈夫，兩個呢還是三個？」

青年們覺得這話語有難以言說的奇快，反而停止了啾啾的笑語，都回頭去看她。却

見她很嚴正的樣子，兩頤同眼梢絕不含遊戲的笑意。

那瞎子覺得有點窘了，故意乾欬一聲來掩飾，又隆東隆東彈了幾聲說，「小姐說笑話了。四月十八……」

「且慢，旁的都不要算，只要算現在有幾個丈夫，並不同你說笑話，是真個要你算。」

「哈哈！」一個青年笑出來了。

「請不要取笑罷，算命向來沒有這樣算法的。」他又彈動三弦，胸中在排次這女命的干支，額上略微有汗水滲出來了。

「向來沒有這樣算法，我可有這樣的命。這點也算不出，你的本領就可想而知了。到底能算麼？我現在有幾個丈夫？」她忍不住幾乎笑出來，連忙用勻細潔白的牙齒把唇皮咬住，同時得意地示意於青年們，這在瞎子是沒有分的。

「哈哈哈哈哈，」幾個青年都笑了。

那瞎子已頗了然，碰到的並不是真實的主題；心頭自然很惱怒，但不讓發洩出來，只

握着三弦同竹杖，一手摸着椅子站起來，喃喃地說，「原來不要算命，喊住人家做什麼！」他的臉皮頸皮轉爲豬肝似的紅，汗痕在前額上發亮。

「哈，有趣。」憶雲看一個青年把瞎子牽出了門，才含嬌帶傲地笑出來。

夏天，青年男女六七人結伴到西湖去。寄住在湖濱的旅館，取其晨晚可以看湖，要下湖也方便。

這天傍晚，一些人都到公園去了，只留藻如同憶雲在樓廊裏，各靠着一個搖椅，面對西湖。簾兒早經捲起，太陽的熱氣已消散了，時時有輕風吹來，帶着不知處的荷香。

羣山已沒入乳白色的霧氣，湖面蓋着混茫的青煙。雖然樓下有些車鈴人聲，却衝不破全湖的寂靜。月亮還沒有上來。在兩人頭頂上的一盞電燈因爲憶雲說討厭，藻如就把牠滅了。

「在這暮色裏，靜靜地坐着，有異樣的可愛，是別的時候沒有的。他們一定要出去亂跑，太胡鬧了。」憶雲舉起半露的臂膀，一舒筋骨，粉與肉混和着的香氣拂過藻如的鼻尖。

「原是的，暮色的好處就在一種柔軟而朦朧的情調。白晝裏，一切東西顯得太明白了，太強烈了，黑夜裏，又過於暗昧，甚至什麼都沒有。暮色介在兩者之間，全沒有牠們的太過，這所以給人無窮的吟味。」藻如輕輕說着，聲調頗見柔美。

「你忘記了月夜了。你倒說說看，暮色同月夜比較起來怎樣？」她把仰起的頭轉過來望藻如。

藻如也回看着她，雖然距離很近，她的面目已模糊了。可是這戴着美髮的頭顱的輪廓，這藏在衣裙裏面而仍然顯明的身體的曲線，這一隻點地一隻翹起的雙腳的剪影，都使他迷戀地捨不得把眼光移開。他近乎獻媚地說，「月夜自然也好，但是與暮色比較，我寧取暮色。因為月夜那樣清朗高曠，惟宜於雅人的獨吟，壯士的起舞；而暮色這樣柔軟朦朧，却宜於多情的人互傾他們的情懷。你不是說暮色異樣可愛麼？那末一定覺得我的意

見不錯的。」

「你真是個可愛的人。」憶雲笑了，輕輕搖動着身軀。「你會得迎合人家的意思；而且把人家的意思裝飾得更爲燦爛，教人家覺得歡喜。」

這在藻如是何等的寵幸，同時又是何等的誘惑！他便談論怎樣的人纔可愛，憶雲也發表好些巧妙的意見。後來他們談到各自的性情，癖氣，以及從前的經歷。

熱情之火在藻如的心頭燃燒着，往時固然也有過，可是從沒有這時候燃燒得厲害。那閃閃的火焰——要告訴她聽而且要她藏在心裏的一句話——幾次欲冒出口來，但每次再一審慮的結果把牠壓了下去。他看她這樣地天真，這樣地美好，談論又這樣地合得來，幾乎是同一的感情同一的意見，不過由兩張嘴說出來罷了，因想吐出這一句話來的時候，她一定歡喜承受。然而他又想起她的態態來了。當着許多人的面前，忽然笑說要報告一件新聞——某某親口說愛我，向我求婚，你們想多麼有趣！結婚，麻煩得很，誰高興來——於是大家拍手笑呼，而某某也者就此不好意思再見大家的面。這樣的事也有兩

三回了，現在假若把這一句話吐出來，那裏決得定不再增加一回呢？

他勉強鎮靜着，應接憶雲的話，或者補充些意思，或者更換個端緒；而心頭的苦悶竟非常地難堪，有似乎要迸裂開來的感覺。

夜完全到來了，湖上已不見霧裏的羣山，混茫的青煙，只籠罩着無邊的昏黑。鄰近的遊戲場裏的鑼鼓突然響起來了。樓下的房間裏有啞啞啞啞不嫻習的胡琴聲。

一陣腳聲從樓梯那邊漸漸近來，到公園去的一些人回來了。

懷着藻如一樣的心情的青年有好幾個，他們對於憶雲，都彷彿她是懸空挂着一個皮球，幾乎要把牠拿住了，但立刻又盪了開去。他們都自信十分地了解她，了解她的性情，癖氣，以及從前的經歷。但是又非常懷疑，好像實際並沒有了解她什麼。在這樣的情形之中，一方面蝴蝶戀花似地圍繞着她，同時又偵探辦案似地窺伺着她，共通的報酬是說

不出來的煩悶。

自成也是中間的一個。一晚，他同她出去喫飯，因為只有兩個人，談笑都是專對的，趣味殊別，不覺頻頻斟那醞釀的酒。到喫罷飯的時候，憶雲的臉泛着鮮紅，眼睛水汪汪的，張開兩臂作態說，「醉了，喝醉了。」便憨然地笑。

自成僱了一輛馬車，把她扶了上去，自己就坐在旁邊。馬蹄得得地作響了。

從憶雲頸際發出的汗氣，以及頭髮的氣味，酒和唇脂混合的氣味，一齊刺入自成的鼻觀；可愛的手臂橫在他的兩膝上；軟而富彈性的臀部貼着他的大腿；車身的顫動使她的身軀對於他作誘惑性極強的偎倚；他禁不住連打了兩個嚏。

「到我家裏坐一會，再送你回去罷。」他腦際有點昏昏，口裏非常渴燥，但是有一種堅強的意力與銳敏的感覺主宰着他，倒拒卻了不少的醉意。

「好的。」她由興奮而入於困倦了，頭顱倒過來，幾乎枕着自成的肩。

這樣，她就先到自成家裏。直到被送回家時，始終在如夢似雲的境界中，而且帶回的

是婦人的身體了。

過了一個月光景，她懷着複雜的非常難堪的情懷去找自成。她本來自覺是翱翔天空的自由鳥兒，現在可掉下來了，直掉入深深的泥潭，羽毛是溼透了，飛翔是無望了，生命也細弱得像一根絲了。她本來什麼人都不在眼裏，現在可不然了，只覺自己都不在什麼人的眼裏，看見無論那一對閃閃的眼光就害怕。她憤恨，但是憤恨就得了麼？她自慰，但是自慰就有用麼？她想用什麼法子把自己毀滅了，但是那裏有不可怕的自殺方法呢？再自轉問，生命就此完了麼？卻又覺得還有點兒可戀，雖然說不出可戀的是什麼。她這樣那樣想，總是不對，躊躇了好幾十回，僅能發見一條比較光明的路，就是去找那可恨而又頗有點可愛的自成。

「多謝你！」她坐定下來說了這一句，氣憤不過，哭了。

自成自從那晚之後，也見過她好幾回。對於她異樣地珍惜，時時從旁邊摹擬她藏在衣服裏面的肉體。現在看着她神色有異，又是這樣的聲氣，愕然說，「什麼？」

這時候她又懊悔到這里來了，簡直不願意同他說什麼。但是，「現實」這鞭子立刻在她心靈上抽了一下，使她不得不嚥着眼淚，達着心願，把自己最近的消息告訴他。

他聽說，心頭似乎一怔，但隨即眉花眼笑地說，「怕不至於吧。」

傷心於這態度這話語的她很想重重擰他一下，可是躍躍欲出的一句話吐出來了，「我們總得結婚。」

「結婚？」他想這才來了，猶如賽跑首選那樣的勝利的驕傲湧上心頭，他不禁要把這勝利的獎品調弄着玩了。「結婚是多麻煩的事，誰高興呢！」

「就這樣下去麼！」她的胸部彷彿壓着厚重的鐵板。

「這樣下去也沒有什麼不好呀。」

「可是……」

「可是什麼？」

酸甜苦辣種種滋味攪和在一起，索性放情地傾吐，「我懇求你，你須得同我結婚！我恨

你，但是又非常愛你，你知道麼？」說到這裏，完全是哭聲了。「你如其不同我結婚，教我怎樣呢！」

自成覺得這滋味已够痛快，本能地攬住憶雲在懷裏說，「心愛的，我原也寶貝着你，我們結婚了！」

憶雲這才逢到了母親似地，在他懷中依貼個暢快。

幾天之後，他們的朋友接到他們結婚的請帖，他由族叔作主，她則由她的母親。

藻如如遇憶雲的明天的下午，雨是下不了，還吹着潮溼的風，憶雲來了。她對於一几一椅一帷一幔都呆呆地相着，覺得件件是她相知的舊友，件件可以容納她的哀訴。她坐下來，眼光頗悽然。

「我以爲你昨天要來的。」藻如說。

「昨天下午給孩子牽纏着，就不能出來了。」

「孩子很好玩了吧？」

「……」她不想說到這方面去，僅在意想中哼了一聲，沒有響出來。

「我還沒有看見你們的孩子，像你呢？還是像自成？」

「我也沒有留心他到底像誰。」她厭煩了。「總之，是前生的冤孽，是今生的腳鐐手

鐐！」

「撫養孩子本來很辛苦的，但是，你也不該太拋棄了自己，想來還有時出來玩玩，看看朋友吧？」

「遠得很了！」兩滴眼淚偷跑出她的眼眶。「這還是兩年前的事情呢？你要知道，現在的我不是從前的我了！你看，我現在這樣子，就是磨身為粉，那裏能夠尋得出我從前的蹤影！」她張着亮光光的淚眼，向他慘笑。

「你的確不像從前了，爲什麼變化得這樣地厲害？」

裏衣的。  
「爲什麼這樣地厲害，自然有緣故！」她說着，急速地解開上衣的鈕扣，接着又解那

「阿！」藻如心知將有可駭的事呈現，不禁出驚地喊。

她的衣鈕全解開了，身體極快地旋轉去，就把衣服褪到肩下，慘然喊，「你看！你看！」

「什麼！」在他面前的是半個裸露的背心，腫起或已平的紅紫的青黃的傷痕幾乎  
滿了，兩塊胛骨突得很出；肩以下的臂膊差不多沒有肌肉的，寬弛的皮膚起着粒粒的腐  
粟。

「他打得我這樣子！」

「是自成麼？」憤恨與憐惜漸漸塞滿他的心頭。

「不是他還有誰！」

「爲了什麼？」

「不爲什麼，不稱他的意就打。」

「這樣厲害！」

「他用傢伙！」

「畜生！」他強固地罵了。已經淡忘的對於憶雲的愛又猛烈地熾盛起來，不過性質有點不同，現在是哥哥懸繫着可憐的妹妹的愛了。他想到現在才認識自成的真面目，就恨不能立刻去找他，打他十個巴掌。

憶雲立刻把受傷的背心掩蓋起來，扣着鈕扣，回身說，「我受他的咒罵，受他的痛打，只好嚙入肚裏。我沒有人可以告訴啊！我現在沒有朋友了！只有個孩子，他懂得什麼！又有個母親，但是，怎麼能告訴她呢！」她從沒有對人說過這幾句話，這是第一遭說，真覺權心地哀酸，她掩着面哭了。

「然而我又時時覺得，總得告訴別人，就是只告訴一個人也好。」她嗚咽着繼續說。「世界上有一個人知道我天天嘗着這種滋味，我就算有了芝蔴那麼大的一點安慰了。可巧昨天遇到你，你，雖然分別了兩年，大概不把我當個生分的人吧？所以我決定來告訴

你嘴說也嚙嚙，而且那裏說得盡，所以給你看我的背心。我的背心代替我把要告訴的完全告訴你了！」

女性的悽咽的淚語深刺他的心，蓬鬆而無光澤的一頭頭髮在他面前抖動，臉孔向着下，而且用手巾掩着，是看不見了，但他也不想再看，就是不看，已覺受着強烈的壓迫，幾乎透不轉氣來。悵惘到萬分，只有緊皺眉頭咬着嘴唇。

「太豈有此理！」他憤怒的烈燄噴出來了。「這樣地蠻橫，怎麼能同他在一起！我說你應該同他分離！」

分離這字眼兒猶如一根小木棍，她經牠一擊，頭腦裏轟轟地作響了。在平時，她從不會清楚地想到這一層。但會渺茫地希望——總該有一天，他嘴裏不再罵，他的手停了打吧；那時候，什麼困苦都甘心了。——現在這結實的字眼兒，不是立刻可以實現那希望麼？然而太生疏了，太遙遠了，使她不能回答，只啜啜地泣着。

「你不恨他麼？」他不是定要問她，這不過再說一句憤恨的話。

「怎麼不恨？」她回答，低細得幾乎辨不清聲音。

「那末該有點兒勇氣。夫妻本不是一結合就不能分的，氣味不相投，就得離開。何況他時常地辱罵你，狠毒地打你！」

「我會有這勇氣麼？」這與其說是問他，不如說是問她自己。

「有，有，怎麼沒有！你從前那樣通脫不拘，大家都稱讚。你曾經怕過了什麼？怕過了什麼？現在不依然是個你麼？你如其想到你該奔赴光明的前程，你該有個豐富的生命，你的勇氣自然烈火般衝起來了。」

「是這樣麼？」暗昧了久久的她的心靈中透露一絲的光明，照見當年生活的殘影：笑在眉頭，歌在喉頭，盛會好景，差不多是家常便飯。她不禁對自己懷疑了——怎麼一埋在這黑坑似的家庭裏，就不想伸出頭來？當時自己也驕傲的通脫不拘，難道真銷散淨盡了麼？應該不，我得找回當年的快樂！我得享受生命的厚意！我應該對得起自己！——她擡頭望着藻如，含淚的眼睛裏放出希望的光。

「還有我能夠幫着你！」他慷慨地說，堅定的眼光正對着她的。「良心教我這樣做，必須做了才安適。我替你去找律師，我有個朋友當律師的，聽他怎麼說。——我不相信還不該分離，像這樣的遍體傷痕！」

她覺得自己並不孤單，而且前途有着希望，感動得抖抖地，幾欲如從前一樣緊握藻如的手，但是習慣上的生分教她縮住了。

「以後怎樣呢？」憶雲在歸途中這樣自問。這一層藻如並沒有告訴她，她自己却解答不來，希望的影子便模糊起來了。

她重又覺得自己是負着罪愆的人，這樣地卑細，這樣地不足道，本該站在快樂的國土之外；那狠毒的打罵，只是罪愆的責罰，你要躲避會有別的方法來抵補的。那末，到底要躲避還是不呢？

路上遇見些截髮的女郎，紅潤的兩頰，歡悅的眼光，差不多一舉足一轉側都透露生命的消息，她便含羞帶妒地收回眼光來，——算是你們的時代！

到了家，連忙從傭婦手中把孩子接過來，側轉了臉親着他，一回又一回，「心肝，媽回來了！心肝，媽回來了！……哭了沒有？」

「哭了好一會呢。」傭婦說。「哭得喫力了，才止住的。」

一縷微酸直透到眉心，眼眶裏又溼潤了。「心肝苦了！」

那孩子張着潔淨到十二分的眼睛端相着她，嘴裏咿呀發聲，笑意在他的脣邊。

她於是環顧室內，桌子，椅子，皮箱，衣櫥，挂着的書畫，疊着的雜物，一一用惜別的眼光注視着；覺得與那些東西太熟習了，自己混和在牠們中間很適宜的，離開了就有點兒空虛，空虛是多麼地可怕！

她又看到立在案頭的母親的相片，溫慈的笑容，似乎正欣喜她的女兒有這個幸福的家庭。她尤其爽然了；母親的安慰也就是自己的安慰，怎忍打破了母親的安慰，同時加

倍傷自己的心呢！如其真這樣做了——阿！不堪設想，還是讓母親的意念中有個如意的女婿罷。

這就聯想到自成；頭低了下來，額髮垂在孩子的肩上。她自信確然恨着他，但不盡是恨，恨以外更有別的什麼。兩年前那晚酒醉以及那天找他的情況涌現於腦際了。阿，幸福與痛苦的分水嶺！高貴與凡庸的劃界線！是難忘而又以毀滅了為快的記憶。可是裏面未嘗不含着甘味，一盞人生的美釀，究竟由他親手樹的。最傷心的是他漸漸改了性習，來了這沒有話講的壞脾氣，不然……

她沈入冥想了。在心頭看見自己的容顏，這樣乾枯，這樣暗淡，就不配再踏上人生的大路。她尤其鄙薄自己的靈魂，是凡庸的了，是殘餘的了，丟在路上，一定誰也不來睬。

「唉！」無力地擡頭，悽然看着孩子，忽想，這小面孔真同他一個模型。同時想，他應該回來了……

沒有太陽，暮色一來就蒼然。她親了親孩子，仍交給傭婦，便旋亮電燈，匆促地寫成下

自然，讓兒童們生活在裏頭，有如魚生活在水裏。操作是必須訓練的，可以教他們種花，剪樹……

「有人麼？」故意溫雅恭敬的這語聲從庭前門口送過來。

「誰？」澤如站起來走到窗前，這才驚醒了那隻蜷臥的花貓。牠望着牠的主人叫了一聲，舉起腳爪來摩着面，便嫵嫵地踱開了。

「是我。」跨過門限走進中庭來的是一位瘦瘠的中年人，頭髮已有點灰白，兩塊顴骨特別地突出，鷹嘴似的鼻尖上掛着一滴水珠，兩片眼鏡片很厚而凹，猶如兩個鼻煙盆；穿着白夏布長衫，離開漿洗已經有好幾天了，軟敝敝地，不大像是麻織品。他望見了澤如，急速而又輕雅地走前幾步，曲起兩臂，似乎要作揖的樣子，說：「足下就是澤如先生吧？」

「是的。請裏面坐。」

「不敢。兄弟是第三完全小學的級任錢松如。昨天到教育局裏去，聽得先生將被任爲三校的校長，故而特來奉訪。」

## 搭班子

澤如磨濃了一碗的墨汁，從抽斗內取出朱闌八行的信箋一疊，放下了，就執筆在手，預備開頭寫。但是綿延的思索立刻涌上心頭，使他暫時忘了開頭要寫這回事，執筆的手不自覺地去托着下頷。

他想：——要幹就得着力地幹，媽媽虎虎，那就不如不幹。固然，有些人自誇的「教育是特別清高特別神聖的事業」的話，未免近乎虛浮；可是凡是事業，也決沒有希望牠卑污希望牠胡亂過去的道理。一個小學校，一個包容兩百多學生的小學校，將要隸屬於一個人的處理之下，生活着，發展着，這實在不是一件細小的事業。這裏頭可以傾注無限量的心力，從一個孩子的一啼一笑到全體孩子的長育進步；這裏頭也可以收領無限量的

愉快，從每時每刻的努力工作到三年兩載的頗有成績。寶貴的生命要消費得有意義，做這事業不是大有意義麼？——他嚙着嘴唇微笑了。心頭覺得異常地舒快，簡單而明鮮，有如春晴的原野，只有青天，只有陽光；在其間搖動着的，只有鮮花同綠草，這是比喻對於將來的希望。

這是初伏的朝晨，太陽光不會射到庭中的牆上，幾掛簾子還高高地鉤起。蟬兒正在享受早涼，不想開口。一隻花貓睡着沒有醒，蜷在書桌腳邊，仰起的半面胸腹徐徐升落，這小生命正作和悅的夢呢。庭中隔牆掛過來的柳枝析地一陣輕響，澤如就感到一陣新鮮的涼風。

他咬着拇指，繼續想：——這事業雖說隸屬於一個人的處理之下，却決不是一個人獨力幹得來的。不比機器，機器只消有一個人管着總機關就行。這事業須得各個人都有原動力，原動力的總和愈大，成效也愈大。那麼，眼前最要緊的當然是邀集同志了。譬如唱戲，單單一個角色好不相干，必得生旦淨丑各各角色都好，才唱得成完美的戲。哈哈，眼前

自然，讓兒童們生活在裏頭，有如魚生活在水裏。操作是必須訓練的，可以教他們種花，剪樹……

「有人麼？」故意溫雅恭敬的這語聲從庭前門口送過來。

「誰？」澤如站起來走到窗前，這才驚醒了那隻蜷臥的花貓。牠望着牠的主人叫了一聲，舉起腳爪來摩着面，便嫵嫵地踱開了。

「是我。」跨過門限走進中庭來的是一位瘦瘠的中年人，頭髮已有點灰白，兩塊顴骨特別地突出，鷹嘴似的鼻尖上掛着一滴水珠，兩片眼鏡片很厚而凹，猶如兩個鼻煙盆；穿着白夏布長衫，離開漿洗已經有好幾天了，軟敝敝地，不大像是麻織品。他望見了澤如，急速而又輕雅地走前幾步，曲起兩臂，似乎要作揖的樣子，說：「足下就是澤如先生吧？」

「是的。請裏面坐。」

「不敢。兄弟是第三完全小學的級任錢松如。昨天到教育局裏去，聽得先生將被任爲三校的校長，故而特來奉訪。」

把什麼都忘了，只懷着同樣鮮綠的生意同希望。講起一條沒篷的船載着學童們，在柳絲下春水上徐徐行動，沒有一個孩子不眉飛色舞，沒有一個孩子不和悅善良。講起孩子們情不自禁唱起歌來了，個個都唱，比平時格外地協調，格外地清亮。末了講起他自己這當兒的感動，他說人間縱使是罪惡的，但因有這歌聲，已够教他戀着不捨；這歌聲是愛的化身，是靈的表現，是……是不可說：他感動得週身發麻，眼裏不禁滴下淚珠來。澤如想着這些，有如正喝新泡的「龍井。」——阿寶貴的淚珠，那得天下的教師都有這樣寶貴的淚珠！想得一點不錯，非把他拉來不可，假如少了，還說什麼搭班子。自然，宛也是一定要找的。她這樣地慈和，這樣地靈慧，單只笑一笑，已教孩子們終身受用不盡，何況她對於兒童素有研究，又立志要將生命奉獻於兒童的。一定找她，她同樣地是一個要角。——這時候澤如索性把筆放下，下頷帖着臂腕，臂腕闌在書桌，這樣地吟味那存在意想中的短髮紅顏的女郎。他覺得前途有更多的光明，只待自己大踏步走去，什麼都是自己的。——阿，走上前去，勇敢地走上前去！校園一定要把牠弄得頂好，不單是玩賞園，簡直就是個豐美的

自然，讓兒童們生活在裏頭，有如魚生活在水裏。操作是必須訓練的，可以教他們種花，剪樹……

「有人麼？」故意溫雅恭敬的這語聲從庭前門口送過來。

「誰？」澤如站起來走到窗前，這才驚醒了那隻蜷臥的花貓。牠望着牠的主人叫了一聲，舉起腳爪來摩着面，便嫵嫵地踱開了。

「是我。」跨過門限走進中庭來的是一位瘦瘠的中年人，頭髮已有點灰白，兩塊顴骨特別地突出，鷹嘴似的鼻尖上掛着一滴水珠，兩片眼鏡片很厚而凹，猶如兩個鼻煙盆；穿着白夏布長衫，離開漿洗已經有好幾天了，軟敝敝地，不大像是麻織品。他望見了澤如，急速而又輕雅地走前幾步，曲起兩臂，似乎要作揖的樣子，說：「足下就是澤如先生吧？」

「是的。請裏面坐。」

「不敢。兄弟是第三完全小學的級任錢松如。昨天到教育局裏去，聽得先生將被任爲三校的校長，故而特來奉訪。」

「喔，是錢先生。」澤如恍然如悟地說，彷彿早先不會想到三校裏原有一班舊教員。  
「裏面請坐了談罷。」

錢先生表示不敢玷污了新校長的書室的莊嚴的神情，才很遜順地跨了進來。澤如讓他脫了長衫，他執意說早上並不熱，不用脫。澤如讓他坐那隻靠牆的大籐椅，比較舒服一點，他又連連說「這裏很好」就在書桌側邊的一隻椅子上坐下，只搭着一角。

澤如沒有心思多讓，就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錢先生在三校裏多年了？」

「連頭搭尾十年了。」錢先生想這正好個機會，應該把要說的話立刻跟着說出來。但對於澤如是所謂青年派，有一種莫明所以的畏怯。話到了喉際，重又咽了下去。只無聊地說：「我進去時，校長是一位方先生，方先生後是李先生，現在作古了，李先生後就是現在的杜先生。」

「那是很久的歷史了。」澤如悠然地想了開去，以為十年的教師生涯很了不得的。  
「當然消費了不少的心血。」

「那裏那裏！」錢先生的上半身只是往前佝動，似乎要從椅子上跌下來的樣子。

「我說實在的話，並不同先生客氣。」

「真是那裏那裏！」錢先生感到無形的壓迫，似乎週身不很自由，頗想馬上走了出去。庭中的西牆上已塗着半截炎症的陽光，溫度升到了八十一二度的樣子，又加他心頭一陣燥熱，汗水便滲出來了。但是既然上了廟，那有不把心願視禱一番的道理。只得乾歎一聲，聊以振作勇氣；近視的眼睛不敢直望那握有權力的新校長，只從眼鏡底下這麼溜過去，於是頸間的喉結顯著地突出，像一個小瘤。「不瞞先生說，一向沒有別的路走，所以糊糊塗塗就就了十年。其間說不上什麼心血，可是還能自信，也沒有什麼錯失。講到新教育，那是慚愧得很，不十分明白；不過很願意受新教育家的指導，學着去做，比方自動的教  
育哩，啟發式教育哩，都是頂有道理的，兄弟都相信，都勉力試着照樣辦。現在，現在是更好了。」說到這裏，上身湊前一點，臉上呈大自然的笑容，語音轉低而微顫，「不知先生容不容兄弟問一聲，今後允許兄弟受領先生的指導麼？」

「哦……」澤如眼看錢的喉結這麼一上一下，彷彿覺得自己的喉際梗着什麼東西，不很舒服；對於錢的話，又不得要領，不知他將歸根在什麼地方，突經他詢問，一時答不出來。

錢先生用手心抹了額上的汗，懇求似地繼續他的祝禱，他覺得比剛才輕鬆得多，話語很滑溜了。「請先生原諒，這些話是不該來麻煩先生的，但是沒有法子，不得不麻煩先生，真要求萬分原諒。兄弟境况不好，生活程度却潮水那麼越來越漲，又有一點點的虧空，真是雪天走獨木橋那樣地小心過活，才不至鬧出什麼笑話來。然而，也就十分可憐了！」他傷心地搖着頭，一手去摘下領的短髭。

澤如不想說什麼話去接應，他照舊帶着不舒服的感覺望着錢的喉結。

「兄弟想，先生接手校長之後，大約還用得到兄弟領受先生的指導吧。但是不會蒙先生親口提及，總是放心不下。萬一萬一那個呢……？那就不堪設想了！所以冒昧地特來拜訪，要求先生親口給兄弟說一聲。爲了這點小事麻煩先生，真要請先生萬分地原諒！」

說罷，兩手支在膝蓋上，默着多皺的臉兒等候答復。

澤如的臉漸漸泛紅了，泛紅的緣故也像是害羞，也像是含怒，總之感情被激動了。樂水的眼睛和鼻子，宛的短髮和紅顏，同時在他意念中一晃而過，使他用力睜眼去認那多皺的瘦臉。——這也是他們的同伴麼！太滑稽了！太可笑了！嚕嚕嚕嚕的一套，不曉講些什麼，一定只會給孩子們受罪罷了！——他一向遊心於理想的境界，對於錢先生的話不免感得生疏，因生疏而詫怪。

但是這一雙儂魚眼似的眼睛正等着答復。——怎麼說呢？戲班子非齊整不可，老實不客氣，只有對他說請另覓高就罷。他要維持一家的生命，我要發展一校的生命，兩全是不成的。——想定下來，已歷好一會的靜默，開口說，「這個……」

「怎麼？」錢先生不禁搶着問，因為命運的判決書立刻要宣讀了。雖然料度新校長未必不用舊人，對於自己的請求大約能夠答應，然而也說不定會來個「不」字，這就有點惴惴然了，因而再加一句，「先生總能允許兄弟吧？」

「澤如先生在家麼？」這當兒，門口又送來頗響亮的聲音，從這聲音可以想見這人是個胖子。

「在。」澤如便站起來走到窗口。錢先生懷喪地望窗外，也慢慢站了起來。

「喔，逸民先生，裏面請坐罷。」澤如迎了出去。

從容地踱進來的果真是個胖子，白紗長衫，玄紗馬褂，手裏搖着鵝毛扇，作揖說：「很巧很巧，特來拜訪，竟得碰到。近來忙得怎樣？」

「不忙什麼。」澤如把新客延入室內，指錢說，「這位是錢松如先生，三校的級任教師。」又介紹新客給錢說，「這位是周逸民先生，縣議會議員。」

「喔！喔！」周先生若有所悟地把頭頓了兩頓，作揖說：「錢先生，久仰久仰。」

錢先生照例還敬了「久仰久仰」，却感到來了一重重的壓迫，自信再沒有坐下去探問口氣的勇氣。就此退出去，固然十分可惜，但是除了咒詛時辰不吉利，竟會這樣不稔巧以外，還有什麼法子呢？於是尷尬着臉兒向澤如說，「兄弟失陪了。」

「剛才談起的，明天寫信去答復先生，請留下尊府的地址罷。」澤如頗覺得計，這才不用嘴說那不大好說的話。

但是錢先生聽了，益{ }，腦子裏這樣作響——完了，這一定是不再繼續四個大字！——直到被送出大門，也不會明白自己怎樣表白了住址，怎樣同新校長及縣議員作了別。——他沒有說話呢，那該死的縣議員就突然來了！這是我說得太多了的不好，我少說幾句，他就說了。也許他有很多的話向我說呢，要我教他收支的過門節目，要我幫他全校的文牘庶務，都說不定。這些話一句那里說得完，只好寫在明天的信裏了。——同時他又帶了這樣的希望回去。

周逸民滿滿地坐在錢松如不敢坐的大藤椅上，長衫馬褂是卸去了，大袖白官紗衫的口袋裏，引出一條金表鍊，連在胸前的鈕扣上。當談了一陣天氣之後，他就堆着笑臉開端說：「聽說三校將要歸老兄辦理，有這話麼？」

「有是有的。」澤如心裏忽然一動，彷彿覺得來的又是剛才這一套。「但只是教育

局裏同我談起，還不會正式接手。」

「這是遲早的問題罷了，敬賀敬賀。」

這敬賀兩字似乎有刺的，教澤如聽了，週身感着微微的不安適。「笑話了，擔一點事務，有什麼可賀的！」

「我有一個親戚。」逸民把本來展伸的兩條腿鉤了進去，爲的是上身好向前一點，作開始談主要話的表示。「他在五中新畢業。這樣的時代，教他沒有力量再去求學，而且照他的家境，最好要他謀一點生活。老兄將要接手當校長，定能給他在校裏設法這麼一個位置；不論教什麼功課，請你裁酌，你以爲什麼適當就是什麼。我們的交情，想來殼得上承你答應吧？」說着，帶笑的肥臉斜對澤如，渾圓的領下繃起幾圈的頸肉，鵝毛扇則扇那左手的手心。

什麼！——澤如心頭掣電似地想。——不論什麼，只要別人以爲適當！人應該自量才能然後去找事，他却見了事硬把人湊上去，多麼顛倒！

但是在當前的究竟不是平時無所不談的青年朋友。雖然頗有反感，却不想如實地說出來。搭班子的意思不免跟着涌現，因想像這樣搭班子，還不如奔到鬧市地方去拉一批人來的好。要搭就得搭純粹可靠的班子，於是想到除了樂水同，宛宛竟還有誰，又想到舊教員中不知有幾個可稱同志的，最好立刻去會着他們。就順口說：「我今天本想去看看校裏的情形。假若須得找人的話，一定找令親。」

「噢，那就是了，費你的心。」逸民也就覺得滿足，本來是隨便碰機會的，聽到這樣的答復，總算不是無望了。

隔牆的柳樹上一個蟬兒悠揚地唱起來，觸動了逸民的感興，說：「這是你們當教員的好處。有這麼長一個暑假，可以舒舒服服在家裏耽着。別的人就沒有這福氣了。」

「這是各人興趣不同，在我，就覺得就在家裏並不見舒服。」

「但是我又不贊成有這暑假。」逸民選接自己的話。「小孩子放了暑假，天天在家裏鬧，滿頭滿臉都是汗，教大人也心煩起來，真是討厭。」他皺起眉頭，兩眼擠得極細。一為

想免除他們的鬧，我寧願化十塊錢請一個先生，給他們補習功課，從早上直到傍晚。你想，可不是暑假虧損了我？」接着就哈哈地笑。

「從早上直到傍晚！時間不太多麼？」澤如覺得悵然，隨即想到以後要想法子利用暑假，決不讓孩子們死坐在家裏。又想渠水同冤，他們一定也這樣主張，決不會貪着就在家裏的。

「並不太多，我本來嫌學校裏的時間太少了。一天只有四點鐘五點鐘，一點鐘又只上四十分五十分，讀得出什麼來！我好久要向你們教員先生上條陳，一天至少上八點鐘，這才於學生們有點益處。現在就上給了老兄罷。」他故意作談諧的語調說。

「這個……」

澤如正想把學習能力同年齡的關係來回答，外面走進個汗氣蒸騰的郵差來，投遞一封信。接着看時，信封下首印着鮮紅的「教育局緘」字樣。開封抽出信箋，先看署名處是娟秀的行書三字，是局長的姓名。回上去把開頭的套語跳過，就是——

「……有友人陳君任教三年賦閒兼歲茲特爲之介紹務望相宜錄用以彼往昔之經驗，必能勝任愉快，爲先生良輔也……」

「噍！澤如不禁漏了這一聲。」

「什麼？」逸民望着澤如的手裏。「教育局請你過去商量事情麼？」

「是的。」澤如隨便答應了，抬起眼光來端相逸民帶紫的肥臉，——你們是一邱之貉。

五月二日作畢。

本問久雄著  
章錫琛譯

# 婦女問題十講

郵實 壹元  
費價 五分

斯托遜夫人著  
胡仲持譯

# 結婚的愛

精裝一元 郵費五分  
平裝六角 郵費二分半

張翊女士譯

# 與謝野晶子論文集

實價一元  
郵費二分半

讀婦女問題的名著，研究婦女問題者不可不  
讀的書籍，印刷裝訂，更屬精美無比。  
德觀自女運動的由來及其意義的進化  
愛職觀變遷的最近代非結婚運動案馬爾  
塞斯主義與產兒婦女政治運動的新思想  
發達附錄日本婦女思想的發達

## 次目

本書所述理論，為性慾學上的重要發現。青年  
夫婦讀之，可以增進愛情。作為結婚禮物，尤  
屬相宜。

## 次目

恥與根的願望  
解與傳本的衝動  
放與奇禁慾  
相與子互的歡樂  
解與子互的歡樂  
放與子互的歡樂  
相與子互的歡樂  
放與子互的歡樂

著者是日本最有名的女詩人，又是最自由的思  
想家，最大膽的評論家，近年我國思想界的頗  
受其影響。此編係張翊女士所譯，共有長短文  
二，十餘篇。凡七萬餘言。卷頭有原著特序  
文，對譯者張女士稱許。戀愛問題，大部分為  
討論，及關於政治學問等重要著作。

豐子愷作

再版  
子愷漫畫

精裝八角  
平裝五角  
郵費二分半

本書共含畫六十餘幅，其中分為兩種性質：一、是寫日常生活的，斷片兒，表現在中國藝術界，實在自己的書齋中，使閱者感到窮美的趣味，文化人的書齋中，不可不備；印刷極好，或愛人，更屬相宜。

文基譯

列那狐的歷史

實價五角  
郵費二分半

這是中世紀著名的禽獸史詩。裏面記載一狡猾的列那狐，用了他的奸謀，無告的羊兔雞，玩弄國王后貴族，欺騙兒童，或弄國王的貴族，應受的刑罰。無論兒童或成人，讀之，都能感到極濃的趣味。附圖三十餘幅，製成銅版，用道林紙精印，尤為美觀。

孫福熙著

歸航

精裝八角  
平裝五角  
郵費二分半

本書係作者描寫他旅法歸途中的景物與心情，與其把他稱做散文詩，不如稱做散文畫更為適切。這是作者的特殊作風，早經當世批評家的稱道。讀過『山野掇拾』的諸君，請再從這書看細磨細琢的功夫在海洋上的應用。

夏丏尊  
劉薰宇 編

# 文章作法

現已付印  
不日出版

近來作文法的書籍，雖然很多，然求其切近明瞭，於初學確有實益的，幾乎可說沒有。本書係著者在湖南第一師範，浙江春暉中學，浙江第四中學，上海江灣立達學園等教授作文法時所用的講義，在五年裏面修改了幾次，切合實用。作為中學校作文法課本，最為適宜。苦於作文的，讀了這書，也一定可以得到很快的進步。

## 緒言

### 第一章 作者應有的態度

### 第二章 記事文

(1) 記事文底意義 (2) 作記事文底第一步 (3) 材料底取捨和整理 (4) 記事文底順序 (5) 文學的記事文

### 第三章 敘事文

(1) 敘事文底意義 (2) 敘事文和記事文底混合 (3) 敘事文底要素 (4) 敘事文底主想 (5)

敘事文底觀察點(6)觀察點底變動(7)敘事底流動(8)敘事文流動底中止(9)敘事文流動底順逆

#### 第四章 說明文

(1)說明文底意義(2)說明文底用途和題式(3)說明文底條件(4)條件底省畧

#### 第五章 議論文

(1)議論文底意義(2)命題(3)證明(4)演繹法和歸納法和類推法(5)綫前(6)證據底性質和分類(7)各種議論底聯絡(8)議論文底順序(9)作駁論底注意

#### 第六章 小品文

(1)小品文底意義(2)小品文在文章練習上底價值(3)小品文練習底機會(4)小品文作法上底注意——着眼細處(5)小品文作法上底注意——印象的(6)小品文作法上底注意——暗示的(7)小品文作法上底注意——中心的(8)小品文作法上底注意——機智的(9)實際作例和添削(10)分段與選題

#### 附錄

(1)作文底基本的態度(2)論記敘文中作者的地位并評現今小說界的文字(3)我在國文科教授上最近的一信念

開明書店近刊書

汪靜之著	耶蘇的吩咐	(文學週報社叢書)
朱湘著	草莽集(詩集)	(文學週報社叢書)
陳延傑注	詩品注(附詩選)	(文學週報社叢書)
吳頌皋編	英文短詩選	(文學週報社叢書)
沈雁冰譯	雪人(小說集)	(文學週報社叢書)
西諦譯	朝影	(文學週報社叢書)
胡愈之譯	東方寓言集	(文學週報社叢書)
夏丏尊譯	國木田獨步小說集	(文學週報社叢書)
朋其著	荆棘(創作集)	(狂飈社叢書)
長虹著	光與熱(散文集)	(狂飈社叢書)
方可譯	性的知識	(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
胡伯愆譯	婦人的故事	(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
周建人譯著	性與人生	(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

一九二六年六月付印  
一九二六年七月發行

版權所有



城

中

(一一二〇〇)

實價大洋五角(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葉紹鈞

出版者 文學週報社

印行者 開明書店

發行所 開明書店

上海寶山路  
寶山里六十號

